

中國邊政

第五十九期

慶祝雙十國慶

目 錄

論	著	譯介	轉載	專載
祝國慶、迎義士、勗同胞……………				
歡迎范園焱義士駕機起義來歸……………				
致卡特總統的一封信……………				
對「朔方備乘」的初步研究……………				
達賴與蒙藏之關係……………				
由一幀紀念像片想起……………				
西域塵談(五)……………				
從內蒙設盟建旗談到毛共對盟旗的破壞(轉載)……………				
蒙藏委員會六十六年度下半年業務概況及今後……………				
工作重點……………				
會務報導……………				
宋 念 慈	周 祉 元	白 曉 麟	壯 悔	宋 念 慈 著 羽 田 明 著 宋 念 慈 譯
本 社	胡 格 金 台			吳 洛 吉
				崔 垂 言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九月出版

祝國慶、迎義士、勗同胞

宋念慈

東亞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中華民國，於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經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黨，在武昌起義，全國響應，一舉而推翻了滿清專制腐敗政體，建立了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自由平等的新中國。

所謂專制，即由愛新覺羅氏一家世襲當皇帝，以其一族為主，其他四族為奴僕的政治組織，所以臣下對皇帝都自稱奴才，當國家面臨強敵壓境，危疑震撼之秋，清朝皇帝仍不肯將政權交出，放言寧贈朋友，不送家奴，可見他們祇知高高在上，從事壓迫剝削，荒淫享樂，喪權辱國，不顧人民死活，所以他們的覆亡，是由於他們的罪惡滿盈，而人民已至忍無可忍的地步，故革命黨人經十次革命，至此而一舉成功，足徵人心之歸向，與弔民伐罪的三民主義革命之順乎天，而應乎人了。

民國成立後，野心而思想陳腐的袁世凱，陰謀篡國，竟偽造民意，強迫勸進，自封為洪憲皇帝，企圖以天下濟其一家之殘暴專制，然護國之師一起，帝制即隨之而敗亡。其後各省軍閥繼起，割據自雄，荼毒百姓，復與各帝國主義國家勾結，出賣國家權益，致兵連禍結，四海鼎沸，民不聊生。

民國十五年四月三日，故總統 蔣公，向中央提出出師北伐的建議，七月九日在廣州誓師北伐，因得全國民衆之擁護，不一年而統一全國。然在北伐期間，外受日本帝國主義之阻擾，內遭共匪之破壞，艱難險阻，不一而足。

全國統一之後，找政府秉承 國父遺教，積極展開建設三民主義新國家工作，然中國共匪在蘇俄帝國主義陰謀支助下，初盤踞於江西，佔山為寇，繼流竄於西北，自劃「邊區」，實行割據。民國二十年，日本帝國主義因嫉我統一建設日趨成功，突於瀋陽製造「九一八事變」，於逐漸佔領我東北四省後，復製造偽滿，進逼華北，侵略上海，共匪則假抗戰之名，反對政府，迫我政府實行全面抗戰，共匪復假意投降，接受政府改編。然共匪八路軍自陝北出發時，毛匪即公開指示匪軍幹部，「中日戰爭，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的基本政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果然，在抗戰期間，共匪無時無地不在破壞政府抗戰，掣肘後方，在其遊而不擊之情況下，或與日寇妥協，或偷襲國軍根據地，據為己有。俄帝復從後方時時接濟，致其組織與武力日漸擴充。

在我國對日抗戰之初，各國多作壁上觀，蘇俄觀此機會，乃在偽裝微笑的假面下，與我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然一方面又背棄信義，使外蒙變成其附庸。終於又於民國三十年，與日帝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很明顯地背棄了它與

中國的約定。蘇俄背棄我國，不僅解除了它給予日本精神上的威脅，也等於減輕日本對共匪的威脅，實質上乃使日本得專心致力於打擊我國政府。然在國際宣傳上，史達林向不承認毛共為共產黨，表面支持中國抗戰，而舉世目之為自由國家領袖的美國，則力主共匪為「土地改革者」，在政治上不但給予同情與援助，且壓迫我政府與之成立聯合政權，由於此種種主張，美國不獨如同俄帝一樣，為共匪張目，且經由馬歇爾一類的所謂調人，無理地壓迫中國政府接受其聯合政府的擺佈，停止對華軍援。馬歇爾以其項冥不靈的態度，竟不察毛共實為蘇俄對外政策的第五縱隊，凡所作爲，諸如擬欲解除國軍武裝之措施，恰與史達林決定武裝毛共軍隊有異曲同工之妙。迨國軍於美國禁運軍火援華情形下，日本忽作無條件投降，蘇俄軍隊大量開進東北，將一切齒自關東軍的武器，悉數用於武裝毛共軍隊，並阻止國軍登陸東北，馴致政府外援斷絕，大陸完全淪陷共匪之手。演成中國今日之情勢，實為美國一貫錯誤政策所造成。坐收漁人之利者，唯俄帝與其第五縱隊（包括中美共黨），而迄今美國猶悻悻然作夜遊證式的亂闖。其與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無以異也。

共匪竊踞大陸政權以後，根據共產主義一貫的殘酷手段，對農民及其他異己分子大肆屠殺，在所謂清算鬥爭和三反五反以及慘絕人寰的「文化大革命」中，屠殺了無辜人民七千餘萬人，勾延殘喘而得倖免之人，一切自由權利均被剝奪殆盡，而終日形同牛馬的辛勞，結果仍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以言理想，恐舉世五六千年歷史中，縱使最黑暗的奴隸社會，其殘酷程度亦未能望其項背，故人民於以淚洗面之外，唯有東望王師，早臨解救而已，其他年青力壯，不復能忍受暴政者，莫不鋌而走險，揭竿起義，以期與共匪一拚死活者。歷年洪水逃往香港、金門、馬祖之義民，即為反抗暴政之明證，而經由空中駕機起義來歸之反共空軍義士，前後來歸者，已有五人之多，其中尤以今年七月七日，於我對日抗戰四十周年紀念日，駕米格十九起義來歸之范園焱義士所引起之震撼，為舉世所矚目。

范園焱義士之起義來歸，何以會引起如此重大的震撼？因為目由世界領導國家的美國，不惜向內部重重矛盾、動搖、分裂的匪偽政權，卑躬折節，尋求關係正常化，完全不顧大陸八億人民饑寒交迫，毫無人權自由的真實情況，等於向共匪作屈辱式乞憐投降，給自由世界帶來無窮迷惘隱憂之際，范義士的座機轟然衝破鐵幕，飛向白日青天，投奔自由祖國，這不但振奮了此間的民心士氣，更暴露出匪偽政權分崩離析，大陸人心對自由生活的嚮往，與痛恨唾棄專制

獨裁的心聲。另一方面范義士衝破鐵幕，投奔自由的壯舉，也證明了美國擬與共匪偽政權關係正常化，認識的不清，和行動的錯誤。所以范義士的駕機投奔自由，正意味着反共必勝，與暴政必亡。我們全國同胞對他的來歸，表示誠摯而熱烈的歡迎！其意義也正在此！

反之，美國如始終不悟，甘願以敵為友，無論供應共匪新式裝備武器也好，最新工業設備也好，共匪不但將用以壯大自己，也將用以反對「美帝」。

美國對華政策，一向為國務院中左傾的共匪同路人或共黨分子所操縱，如抗戰期間范宣德等人，即在國務院或美國駐華大使館內，在文字上或在提供意見時，暗下手腳，作不利於中國政府之工作，目前美國各大學內，仍有少數基



范義士在華盛頓八月七日舉行記者會，手高舉，宣誓脫離共產黨。

於繆見及盲信共產主義之人，興風作浪，作承認共匪，在國際事務中排除我國之主張，美國政府亦持所謂低壓政策，對共匪一味姑息，以為大陸八億人口的購買力不可侮，而其潛在力量尤為聯毛制俄的最大本錢。故美國政府不惜以民主自由為世界領導國家資格，其總統與國務卿不惜降尊紆貴，屢次親到大陸作磕頭外交，希圖在幾次登門叩拜中，即實現其理想中之「正常化」。實則日本侵華以來，美國對毛共之本質，根本認識不清，對大陸現狀，對共匪內部之互相傾軋，組織之脆弱，與人民之怨恨，尤茫無所知，故以如此膚淺之知識與瞭解，而言聯匪制俄，背棄道義原則，違反立國精神，毀棄與盟國之條約，與共匪尚未關係正常化，已為廣大盟邦所懷疑，復深引蘇俄之疑懼，防俄之目的示

達，已推進了戰爭的危機，此等與虎謀皮之舉，如非愚蠢與無知，便是主其事者被居心叵測之人所蒙蔽。

范國焱義士下機後的第一句話便是「大陸生活太苦了！」美國當局對中國大陸人民生活之痛苦，應該多少知道些，但一定不會知道得有如范義士那樣深切，美國政府與北平偽政權相結納，搞關係正常化，也一定不是為了解救中國大陸人民，美國納稅人的金錢、機器和最新式的武器裝備，援助並加強了華國鋒和鄧小平的暴力政權，當然取悅了共匪，可是却確確實實地激怒了蘇俄，並且也確確實實地變成了中國八億人民的仇人。因為如沒有美國對北平偽政權的援助，他們獲得自由的機會還要多些，有了美國的援助，大大增強了他們的鎮壓力量，因之，大陸人民獲得民權與自由的機會，將益趨渺茫！美國政府如不是甘心與中國大陸八億人民為敵，絕不會出此與北平偽政權關係正常化的下策！美國是個民主、且尊重民意的國家，看看許多明智之士，對政府所提的反對意見，還不應該有所覺悟麼？

最後，我願向同胞說幾句話。我們中國自晚清以來，遭受各帝國主義的侵略侮辱，不一而足，在各次侵略中，未見那一個國家是我們真正的朋友，自從十九世紀以來，我們始終是處於被宰割的地位，最後一次日本大規模侵略中國時，歐洲國家固不必論，即美國最初也是袖手旁觀，暗中且以軍用物資售給日帝，而在抗戰最緊要關頭的一九四五年，美英俄三國竟於雅爾達會議中，秘密協議以我國之旅順大連與東北鐵路的權益，以及外蒙的「獨立」，作為拉攏蘇俄參戰的條件，同年八月，美國又強迫中國承認雅爾達密約，結果，又與蘇俄簽訂所謂「友好同盟條約」。使我八年抗戰的成果為之落空，幾乎等於為美蘇的妥協為蘇俄的勝利而犧牲。實際上，無蘇俄之參戰，則俄軍無從進東北，因之亦無以日本關東軍之全部武裝，裝備毛共軍隊，由俄軍出面阻撓國軍進入東北之事實。而尤為令人痛恨扼腕者，在馬歇爾相共成功，鑄成大錯之後，復由國務院發表白皮書，作落井下石之舉。現在美國雖仍與我維持邦交，然卡特總統與范錫國務卿對我駐美大使之冷落，實令人憤慨。

一個國家在國際間，不能沒有與國，更不能沒有友邦，但我們基於歷史的教訓，我們國家的基本權益和命運，決不能任人擺佈。找外交部雖經常因應時勢，發表維護主權，不承認美匪就中國問題所作任何協議之聲明，但全國同胞仍須徹底認識，美國對我之友好，已至值得考驗的時候，我們不能再幹什麼「道義」，引用電視裏常說的一句俚語，「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們要謹防被人出賣，同時也要舉國上下，同心合力，積極負責盡職，從事建設，秣馬厲兵，嚴陣以待，在狂瀾巨浪中，有賢明的舵手為我們把舵，我們自己一定要有定力，要有鬥志，假使天道不泯，我們的存在與成功，也就是挽救東亞全部免於赤禍的重要關鍵。在舊門中，我們會找着一條生命的坦途。謹以此為我雙十國慶賀！

歡迎范園焜義士駕機起義來歸

本社

本年七月七日，正當我全國軍民在莊嚴肅穆氣氛中，紀念對日抗戰四十週年的當天下午二時十二分，共匪空軍中隊長范園焜，駕駛米格十九型戰鬥機，自福建晉江機場起義來歸，它的意義至為深長。

這是一天大的喜訊，此時、此地，這位英雄，這件事實，都說明了自由必勝，共匪暴政必亡的道理。

范義士於下機後的第一句話就是「大陸上太苦了，我是受不了共產黨的逼迫而投奔自由的」，「大陸上沒有人權」。

次日他和中外記者見面，他說：「我投奔自由的動機是，在那邊聽到自由祖國有六大自由，三大保證，既往不究，其次是大陸上八億人民過着非常淒慘的生活，各地農民，沒吃沒穿……因為我受到大陸八億人民的寄望，要把大陸的悲慘情況向台灣同胞、向海外僑胞、向外國記者真實報導。」

七月十五日，在參謀總長宋長志上將主持典禮下，范義士宣誓脫離共產黨，正式投入國軍行列，由政府授給中校官階，並獲頒千城甲種二等獎章一枚，獎金黃金四千兩。

七月二十日，他發表了「我的控訴」，這是一篇充滿血淚、充滿親情的控訴，我們除了衷心歡迎這位反共愛國志士的來歸，更願意傾聽他的控訴。他的控訴是這樣的：

我的控訴

在我駕機飛到自由祖國的第二天，我就在近兩百位中外記者，與無數祖國同胞的面前，當眾宣告了我脫離中國共產黨的意願與決心。七月十五日下午，我正式舉行脫黨宣誓，並宣布參加中華民國強大的空軍行列，從此，我已鄭重地向世人宣告：永遠脫離中國共產黨，並且永遠堅決反對中國共產黨，現在我還要向所有國內海外的中國人民，向世界三十多億人民，對這個和全中國人民為敵，並與自由人權為敵的中國共產黨，提出血淚的控訴！

我為什麼投奔自由

我從一九六〇年參加中國共產黨，至今已有十七年的黨齡；我自己是手工業工人的子弟，階級成分合乎中國共產黨所強調的「紅五類」；我又是空軍的中級幹部，至少比起絕大多數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民，我還是生活水平相當高的一個，合起來看，我可以說是吃「共產黨的奶水長大的」，為什麼我要冒着生命的危險，不顧一切的後果，逃出中國大陸，與這個黨、這個政權，徹底脫

離一切的關係？而且還要控訴這個黨、這個政權的滔天罪行？我現在就是要說出這個「為什麼」的原因。

從我有知覺、有思想的那一天起，我總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最低限度，每一個人都應該有照他自己的意願而活下去的權利。中國有那麼偉大壯麗的河山，又有那麼動勞刻苦的人民，只要走上正路，我不相信有任何理由，中國一定要這樣自亂自殺下去，使老百姓一定要過那種貧窮而恐怖的生活。多年以來，我親身體驗到，在中國大陸上除了騎在人民頭上一小撮的統治幹部外，任何人是沒有一點自由可言的！也是沒有一點希望和前途可言的，有的祇是不斷的恐怖和緊張，迫使我常常要思索：中國究竟為什麼一定要搞成這個樣子。

我可以說是中國大陸新生一代，中共政權成立的時候，我才十四歲。我從小就聽到、看到中國共產黨種種的宣傳和保證，說是要「建設新中國」、要「邁向共產主義的天堂」、要實現「沒有剝削階級壓迫的社會」。當時我就被這種美麗風景迷住了，所以我也曾一步一步跟着「黨的領導」往前走，甚至於加入了這個黨。可是，在我這二十多年生活中，親眼目睹一樁樁迫害的事實、一幕幕鬥爭的慘象。我起先還以為這只是短暫的現象，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我終於深切體會到，這種反來覆去的階級鬥爭、專制統治、血腥鎮壓，根本是中國共產黨那一套邪惡制度所造成的，而那種種美麗的宣傳，其實都只是欺人的謊言。

看穿共產黨奪權醜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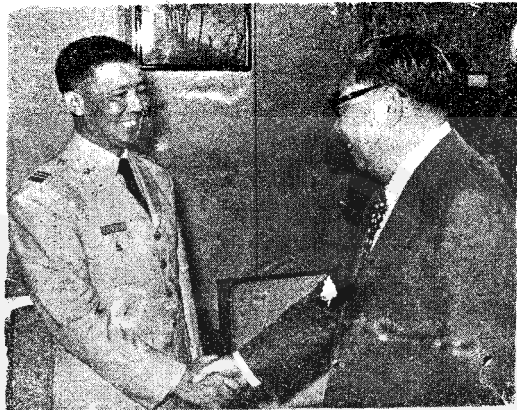
我深深體會到，中共黨內從基層到領導階層，絕大多數的黨員，不僅對馬列主義業已失去信心，而且對黨種種荒謬的表現，也都感到懷疑與徬徨，「迷途思返」的意識也已經普遍地在黨內滋長激盪。我們更看到中共黨內今日的「革命派」，一夜就鬥成明日的「反動派」；今日的「偉大」，一夜鬥垮、鬥臭乃至鬥死，又變成了明日的「卑鄙」，這些黨內黨外奪權的醜劇，已不知看過多少次了。最近連毛澤東的「接班人也」、「最親密的戰友」，甚至他一手組成的包括毛妻江青在內的文革班底，也在一夜之間竟然又說成是「國民黨」的「間諜」和「走狗」。這樣反復無常，永無休止的奪權醜劇，一次又一次的演出，中共邪惡的本質，固然原形畢露，但弄得「千萬人頭落地」，最後倒霉的，還是整個中國廣大的善良而無辜的人民。這一串串、一連連血淋淋的教訓，還能不能不使全中國的人民對中共的一切幻想徹底破滅，徹底覺醒嗎？

血脈統治民不聊生

我加入中國共產黨十七年，看穿了這一切，也看透了這一切。我深切感受到，這樣的黨是沒有啥子道理的，沒有啥子希望的。而在它擺佈下的人民在它統治下的國家更是沒有啥子前途的。它不但使我們的肉體受到迫害、生活受到虐待，而且，它使我們的良心受到煎熬。這樣的黨存在一天，中國就根本毫無前途，子孫也永遠不得翻身。我本人也即將看到這一場「革命」的噩夢，良心



。士義森園范見接，室客會府統總在日八廿月七於統總嚴



。森園范見接日六十月七於長院蔣院政行

十分痛苦，思想極端矛盾，無時無刻不在自己同自己鬥爭，這一種靈魂上的折磨，我敢說是今日絕大多數中共幹部的寫照，這也許是生活在外面世界的人們所難以體會的。

多年以來，我一直在想：到底共產黨與共產主義是不是中國唯一的出路和結果呢？中國是不是一定必須走共產黨這樣不斷鬥爭的路子呢？看著它無數堂皇的謊言、無數迷人的幌子、無數拆穿了的血淋淋的事實，我越來越覺得：共

致卡特總統的一封信

卡特總統崇鑒：報載卡特總統於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上午，在白宮記者會中答覆有關與中共建交的條件問題，及范錫國務卿在亞洲學社的亞洲政策演

產黨與共產主義這一套，不是我們中國應該有、必須有的東西。中國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中國人早應該拋棄這種黨、這種主義了。

中國大陸上那麼廣大的人民，一天到晚在流汗流血，日以繼夜的工作，為什麼他們不能過一種有保障、有安全、有幸福的生活？為什麼他們一定要迫去鬥這個鬥那個、去打「蘇修」打「美帝」打「走資派」？為什麼他們要迫在各種奪權運動中作政治學習、政治鬥爭、自我批判、相互批判？中共「憲法」上明明規定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等等的自由，為什麼實際上人民永遠不能享有任何這一類的自由？為什麼大部份人民永遠要活生生被拆散了家庭，離開了親人，天南地北各自去勞動，去下放？為什麼每一次鬥爭總有那麼多無辜的人民要遭殃，要死亡？

中國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問題不是出在人民本身，不是出在其他一切，問題就是出在共產黨的領導，出在共產主義的本質，根本不能給中國人帶來任何絲毫的利益與幸福，只能給中國人帶來無窮的災禍與不幸。

我相信，到了現在，早已不只是我一個中國人這樣想，中國大陸上絕大多數的人民，甚至絕大多數的黨員，都已經普遍具有了這種想法。共產黨有一句話說得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中國人民不是瞎子。據我了解，隨着中國大陸與自由國家打交道而作的一點開放，以及那一些外國訪問者帶進去的一點訊息，中國大陸已有不少人知道外面是個怎樣的世界了，也知道自由和人權是可以爭取的了，大家已決心要勇敢的站起來反抗共產黨的暴政了！這就是中國大陸真正動亂的本質。

反抗暴政的時機到了

我很幸運，能衝出鐵幕，爭到了久已嚮往的自由，見到了光明與幸福。可是中國大陸上八萬萬我的同胞，還有我的兄弟、我的親人，都還在黑暗恐怖的大陸，過着不見天日的日子。因此，我今天要公開對那個不斷殘害中國人民的中國共產黨，提出血的控訴，控訴中國共產黨，壓榨中國人民的血汗，剝奪中國人民的人權，屠殺中國人民生命的滔天罪行，我更要向全世界控訴，希望大家正視罪惡滔天血債累累的中國共產黨的罪行，來支援中國大陸人民反抗暴政的鬥爭。支援中國大陸人民爭取自由、爭取人權的奮鬥！

為了中國的前途和人民的幸福，為了人類和平，我們一定要消滅與全中國人民為敵的中國共產黨。

胡格金台

說內容的消息不勝扼腕，但稍微冷靜後細想，此種猝然政策談話與演說，可能不是卡特總統及范錫先生的初衷。記得卡特總統競選時曾說過「要維持台灣

的獨立與自由」，當選後亦曾說「我並沒有說一個中國是指排一個」。這話可能得罪了中共，於是中共方面李匪先念、紀匪登奎一連串的先後發表了「以武力解決台灣」的話。於是卡特總統以下白宮官員沈不住氣，就把范錫國務卿預定年底訪問北平的日期，提早為八月二十二日，以及將卡特總統的政策談話及范錫國務卿的演說詞發佈出來以安撫共匪。但中共滿意了嗎？否！反而舊話重提說：「美國紙老虎」這是卡特政府討好共匪反而屈辱。但這並不完全埋怨卡特政府，實在始作俑者所遺留的毒素。

記得當初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先生由莫斯科以打臘為詞，微服潛赴北平朝見周匪恩來，哀求聯匪之後，竟因此引致前總統尼克森的訪匪。尼氏以一國家元首之尊，到北平後並未晤見毛酋，僅與周匪恩來談判，並發表了所謂之上海公報。這是尼氏太委曲求全，有失一國元首體面。如該項公報不利匪方，匪方即可以毛匪澤東名義宣佈無效，嗣後該公報與共匪有利，所以中共仍以所謂上海公報來促美建立外交關係。短視近利的世界各國看出美國親匪的態度，即爭先恐後的承認匪偽政權、相繼與中華民國絕交。並於一九七一年迫中華民國由聯合國退出，由共匪取而代之，這是美國一手造成的結果。但共匪入聯合國後，對美國有何好處？明眼人自會看出！福特接替尼克森後，亦肅規曹隨，照樣訪問北平不悞，仍未晤見毛酋，僅與「副總理」鄧匪小平談判，結果無公報，這又是一次給美國人丟臉！

范錫先生說中共有八億人口，與世界和平有關連。但這八億人口失去自由與人權，只在共匪的壓迫控制下受驅策，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後，共匪即以抗美援朝名義，動員百萬大兵與聯軍作戰，聯合國譴責中共為侵略者。此一侵略集團雖人多勢眾，對世界和平有何助益？因中共集團內沒有自由，沒有人權，因此韓戰期間四萬餘名反共義士唾棄共軍來投台灣，嗣後每年

對「朔方備乘」的初步研究

一前言

我們研究我國邊疆地理，有時不免尚要旁求，借重外國所出版的地圖資料作為攷證，說來實在慚愧，然而這是一個事實，根據筆者所知，俄、日所印行的我國邊疆地圖——東北、外蒙、新疆、西藏地圖，即較我國所印製的地圖精細，不過我們大可不必為此氣餒，我們的地理學先輩，仍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遺產，值得鑽研。在此，筆者特為推薦一部好書：「朔方備乘」。

二本書的概要

「朔方備乘」筆者手邊藏有一部，係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五十三年七

由大陸逃來的義士仁人更多，最近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范園焱義士駕着米格十九飛機投奔自由中國，雖然只他一個人，但他滿載着大陸八億人嚮往自由的心而來。這正是響應卡特政府人權外交的號召也。但卡特總統對蘇聯及其他國家談人權外交，對共匪却閉口不談，不免令人詫異。美國的共和黨以象為黨記號，但這個象等於被共匪牽着鼻子跑路。驢是美國民主黨的記號，但這個驢也被共匪牽着鼻子跟隨象的後塵。美國人民對這兩個大黨該有何感想？

中美兩國有悠久的友誼，休戚與共、利害相同，故以實言直陳。

目下共匪固然與蘇俄反目，並以珍寶島事件雙方衝突，因此世人真以蘇俄與中共永為敵對。但以筆者的看法：

1. 蘇俄與中共都是奉行馬列主義，推行其赤化世界的陰謀者乃是殊途同歸。如有一天他們和好，則美國的聯匪制俄的如意算盤豈不落空了。

2. 果真共匪與蘇俄永為敵人，則共匪與美國建交時除提出對台灣的所謂撤軍、斷交、廢約以外還要求美國供應精密科學儀器設備與武備援助以壯大其侵略力量。如蘇俄真正敵視中共，必提高警覺，以先發制人的戰術摧毀夏威夷的美國海軍基地，以斷絕美國援匪的後路。這是美國的援匪豈不等於製造第二次珍珠港事件嗎？更可能因與匪建交，蘇俄出兵侵佔中國大陸東北與新疆，使共匪失掉東北工業與新疆核子製造根據地，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因此美匪的建交台灣固然有害，但美國的害處更大，因此卡特總統應該以慎重的態度來處理，以觀共匪情勢的變化，較為妥當。既可減少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復可維護世界於永久和平。 順頌

政祺

中華民國國民大會蒙籍代表

胡格金台 一九七七年八月五日

周社元

月印行，現在台北各大書店探問或可購到。本書原名「北徼彙編」，分為上下兩冊，係何秋濤編纂，內對北徼邊界考訂詳實，對北徼所屬城邑及俄國山川地形、歷史沿革，上溯漢、晉、隋、唐，以迄明、清兩代，均有細述，且並涉及部份外國地理。全書計八十卷，共一二〇〇頁。

本書據李鴻章序，在進呈御覽賜名「朔方備乘」後，曾經一度散失，副本亦燬於火，後經何秋濤之子何芳樑以其殘稿往謁，有鑒篇帙不全，復着由編修黃彭年及畿輔志局諸人等為之補綴排類，乃復舊觀，予以付梓。

本書卷首有編者何秋濤所寫之凡例三十則，述其編輯本書要旨共有八點：

(一)宣聖德以服遠人；(二)述武功以著輜略；(三)明曲直以示威信；(四)志險要以服邊禁；(五)列中國鎮戍以固封圉；(六)詳遐荒地理以備出奇；(七)徵前事以具法戒；(八)集夷務以燭情偽。

至於參攷資料則有：官書、正史、中外輿圖、碑官外紀，由此可見編者對本書資料蒐集之豐富，洵非初學之人可比。本書編者雖未說明起於何時開始編纂，然就如此浩繁巨帙，至少亦當要花費五年的工夫，方可有成。

再者，本書於繕正後，曾經知縣林穗、吳壽坤、周錦心、丁紹基，及拔貢張惇德、舉人王樹枏等初校；知縣勞乃宣、成明郁、王銘勳，及舉人張銓、胡景桂、吳澤源等複校，審訂周詳，亦屬功不可沒。

在本書中，編者所錄其他有關邊疆史地著述計有：張鵬翮著「奉使俄羅斯行程錄」，圖理琛著「異域錄」、方式濟著「龍沙紀略」、胡松筠著「綏服紀略」、俞正燮著「俄羅斯佐領考」、「俄羅斯事輯」、「卒已存稿」、張穆著「俄羅斯事補輯」、「殷齋藏記」、魏源著「俄羅斯盟聘記」、「海國圖志」、「元代西北疆域考」、姚瑩著「康輅紀行」、長白七十一著「西域圖志」、「瀛環志略」諸書，約經編者一一加以考訂辨正，指出其中謬誤，雖然就今日研究地理的水準來看，仍然不免尚有差錯，不盡符合實際，但在一百多年之前——本書於一八五九年（咸豐九年）完成——能夠蒐編如此鉅著，全文將近兩百萬字，殊非易易，由此亦可見出著者對史地知識的豐富及其用力之深。

三本書上冊內容

本書上冊（一）包括卷首十二卷在內共四十一卷。

卷首十二卷為：「聖訓」一、二、三共三卷，「聖藻」一卷，「平定羅刹方略」一、二、三、四共四卷，「大清一統志」一卷，「皇朝通典」一卷，「皇朝文獻通考」一卷。

其中以數「平定羅刹方略」最具研究參攷價值。在此四卷當中，對於起自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迄一七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此七年間中國與俄國相處的情形，及清廷的邊備狀況，我征剿俄人的經過，尼布楚條約的折衝簽訂，均有詳細記載，可以作為中俄關係重要史料。

以下卷一為「東海諸部內屬述略」、卷二為「索倫諸部內屬述略」、卷三為「喀爾喀內屬述略」、卷四為「準噶爾蕩平述略」、卷五為「征烏梁海述略」、卷六為「哈薩克內屬述略」，以上六卷，均為記述我東北、外蒙、新疆邊民在俄人德傳下作亂叛平的經過，並亦間述及當地之人文地理習俗，若欲明瞭清初邊疆史實，應予一讀。

卷七為「北徼星度考」，著者承認地圖之說，對於我國古代鮮卑故壤（今之西伯利亞）的經緯度，均有詳述，此在今日而言，固無十分參攷價值，但在

一百年前，地圖未如今日詳盡，仍有其重要性。

卷八為「北徼界碑考」，說明與俄訂立界碑，以及疏於勘查而致湮沒情形。卷九為「北徼條例考」，與卷八有關連，係言邊禁條例，訂明中俄兩國人民往來及通商的規定。

卷十為「北徼喀倫考」。「喀倫」亦作「卡倫」，亦即「邊卡」。本卷對於「邊卡」名稱、位置，均有列述，值得重視。

卷十一為「北徼形勢考」，此卷除縷述東北、外蒙、新疆之地形外，並述及庫頁島，特別提出俄國地形，分上、中、下三段予以詳述。

卷十二為「俄羅斯諸省」，敘述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年）於北平之玉河橋西開始設置「俄羅斯館」研習俄語，以及俄國派遣學生來華學習中文始末。卷十三為「俄羅斯學考」，內列俄文字母發音，其中錯誤甚多，此在今日看來，不免令人嗤，然在當時，著者未必通識俄文，能有如此研究，已屬難能可貴之矣！

卷十四為「雅克薩城考」。雅克薩城為俄毀後，已無遺跡，讀此當可知其詳確位置，及與俄人爭戰歷史，大貽俄人經過。

卷十五為「尼布楚城考」。著者首即說明尼布楚本中國蒙古屬地，初非俄國所有，亦非歐脫之地（邊外棄地），然後詳述尼布楚之地理位置，及索額圖兩次奉使與俄交涉情形。「尼布楚條約」為我國與外國所簽訂之第一個條約，研究我國與俄外交關係，此卷不可不讀。

卷十六為「波羅的海等路疆域考」，卷十七為「錫伯利等路疆域考」。卷十八為「俄羅斯亞美里加屬地考」。以上三卷，除第十八卷所云「亞美里加屬地」即今屬美國之阿拉斯加（Alaska）外，其餘均為今日俄所侵佔之地，「波羅的海」即波羅的海，「錫伯利」即今之西伯利亞，亦即我之鮮卑故壤。

以下各卷多屬人文地理考證，卷十九為「北徼城垣考」、卷二十為「北徼邑居考」（按邑居即鄉村）、卷二十一為「良維窩集考」（按「良維」即指東北方，「窩集」即為林木密茂之地，亦即古昔部落所在）、卷二十二為「庫葉附近諸島考」（庫葉即庫頁島）、卷二十三為「北徼山脈考」、卷二十四為「良維諸水考」。以上最後兩卷（二十三、二十四卷），除記述邊疆地理外，並為言及今之西伯利亞山川河流，如烏拉山、尼布楚河等等。

卷二十五特以專章考證色楞格河源流，卷二十六亦以專章考證額爾齊斯河之源流。著者以此兩河關係重要，雖然一在我國外蒙境內，一在今之俄境，但均源出我國，故加詳考。

卷二十七為「北徼水道考」。此卷包括甚廣，東起堪察加半島，西至波羅的海，西南迄裡海、黑海，舉凡今之蘇俄領海，均有述及，可謂洋洋大觀，值得一讀。

卷二十八為「北徼教門考」，敘述俄國人信奉之宗教。卷二十九為「北徼

· 8 ·
「方物考」，記述在今西伯利亞以及我國東北、外蒙境內所出產之動、植、礦物、小如蚊蛇、白蛾均曾述及，可謂鉅細無遺。同時亦可由此了解到一百年前的我國邊疆民族生活情形，令人緬懷思古之情。

四本書下冊內容

下冊（二）自第三十卷起，至第六十卷止，共三十九卷，其中二分之一以上，均為考訂、辨正各種有關邊疆史地著作，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兩點進益：第一，可以讀到許多現在我們無法蒐集到的重要邊疆地誌書籍；第二，經過編者考訂之後，我們可以對於這些書籍，得到深一層的認識，至少可以減少我們對研讀這些書籍的一些疑難。

卷三十為「烏孫部族考」，對俄國人係烏孫族後裔一說，有所解釋。著者特別指出：「俄羅斯始著於烏拉嶺（即烏拉山）以西」，充分證明在烏拉山以東，亦即今之整個西伯利亞為我所屬，而非俄之原有領土。

卷三十一為「漢魏北徵諸國傳」。本卷所述北徵諸國包括：匈奴、鮮卑、柔然、高車、康居、奄蔡、室韋、地豆干、烏洛侯、堅昆、呼揭等十一國。其中述及鮮卑國的建立，到檀石槐之時，國勢最盛，曾奄有今之俄羅斯東境（按即指烏拉山以東），據有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可說今之西伯利亞，幾乎整個包括在其境內，而早歸入我之版圖。

卷三十二為「周齊隋唐北徵諸國傳」。此卷所述者，包括有：突厥、西突厥、阿史那賀魯、突騎施、驅度祿、拔悉彌、流鬼、鐵勒、薛延陀、回紇、僕骨、同羅、都波、拔野古、多濫葛、解薛、阿拔、鞠國、僉橋、大漠、白靄目、骨利幹、結骨、駱馬、鬼國、鹽渰、大食等大小二十七國，所有我國北方民族，幾已網羅殆盡，中以敘述突厥最詳，約佔一萬餘字。

卷三十三為「遼金元北徵諸國傳」，計包括：轄戛斯、乃蠻、克烈、幹羅思、欽察、康里、阿連、吉利吉思、昂可刺、烏斯、撼台納、謙州、益蘭州、報達等十四國，其諸部族，大部均在今之新疆境內。

卷三十四專闢一卷，為述元代北徵諸王傳，對於朮赤、朮赤四子拔都等的功績及其封疆畛域，均有所述，並對兩人予以頗高評價。

卷三十五為「歷代北徵用兵將帥傳」，列述漢朝甘延壽、陳湯；唐朝李勣、蘇定方；元朝博爾忽、月赤察兒、速不台、曷思麥里、忙哥撒兒、郭寶至、郭德海、郭侃、土土哈、牀兀兒等十四人。並以「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而為甘延壽、陳湯之坐罪辯釋，特別推重李勣，認為唐部將帥，當以李勣功勞居首。

卷三十六為「國朝（按即清朝）北徵用兵將帥傳」，其著名者計有：明達達哩、郎坦、沙爾瑚達、巴海、朋春、薩布素、瑪拉、佟國綱等八人。其中巴海為鎮守寧古塔之沙爾瑚達長子，沙爾瑚達死後，以其素著勤慎，着代父職。此外，著者對薩布素之攻取雅克薩城，久任黑龍江將軍，深得民心，並加讚揚。

卷三十七為「俄羅斯互市始末」，述與俄人先由邊界互市而發展至京師互市經過。

卷三十八為「土爾扈特歸附始末」。對土爾扈特之歸向中國，成為中國藩屬，記述甚詳。

卷三十九為述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俄國因續派遣留學生來華所進呈的書籍三百餘種，此可視為中俄兩國文化交流之始。著者曾將所贈各書逐一編號列名，惜乎這些書籍今已不可復得，否則用以研究俄國史地，當有甚高參攷價值。

卷四十為「俄羅斯叢記」，亦即對俄國人文地理之雜談。

以下從第四十一卷起，到第五十五卷止，均為諸事考訂，計：卷四十一為「考訂職方外記」、卷四十二為「考訂奉使俄羅斯行程錄」、卷四十三為「考訂異域錄（上）」、卷四十四為「考訂異域錄（下）」、卷四十五為「考訂龍沙紀略」、卷四十六為「考訂綏服紀略」、卷四十七為「考訂俄羅斯佐領考」、卷四十八為「考訂俄羅斯事輯」、卷四十九為「考訂俄羅斯補輯」、卷五十為「考訂股肱叢記」、卷五十一為「考訂俄羅斯國總記」、卷五十二為「考訂俄羅斯盟聘記」、卷五十三為「考訂海國圖志」、卷五十四為「考訂元代西北疆域考」、卷五十五為「考訂康輅紀行」。

以上十五卷中，以圖理琛所著之「異域錄」最為詳盡，筆者曾在本刊有所評述（請參閱本刊民國六十四年九月第五十一期「對圖理琛異域錄的評價」），茲不復贅。另外，「海國圖志」、「考訂俄羅斯國總記」，均為外國書刊所載，經林則徐譯為中文，復由魏源據以編輯而成為是書，順便一提。

其次，卷五十六為「辨正西域聞見錄」、卷五十七為「辨正簪環雜記」、卷五十八為「辨正癸巳存稿」、卷五十九為「辨正瀛環志略」。最後一書係據美國人雅裨理所繪地圖加以譯解（譯者不詳），而由福建巡撫徐繼畲所刻印。卷六十為「群書正誤」，係就各書所載其中謬誤之處，一一加以指出，以明真象。

卷六十一「北徵事蹟表（上）」、卷六十二「北徵事蹟表（下）」、卷六十三「北徵沿革表」、卷六十四「北徵地名異同表」、卷六十五「俄羅斯境內分部表」（附有詳細說明）、卷六十六「北徵世次表」、卷六十七「北徵頭目表」，以上七卷，均為表解。

最後一卷第六十八卷為「圖說」，除序言外，並附有「皇輿全圖」、「中國與俄羅斯交界圖」、「地球東半圖」、「地球西半圖」、「前漢北徵圖」、「後漢北徵圖」、「三國北徵圖」、「晉北徵圖」、「元魏北徵圖」、「隋北徵圖」、「唐北徵圖」、「五代北徵圖」、「遼北徵圖」、「金北徵圖」、「元北徵圖」、「明北徵圖」、「俄羅斯初起時地圖」、「明俄羅斯

斯分十六道圖」、「異域錄俄羅斯圖」、「康熙年間俄羅斯圖」、「乾隆初年俄羅斯圖」、「乾隆末年俄羅斯圖」、「嘉慶年間俄羅斯圖」、「道光初年俄羅斯圖」、「道光末年俄羅斯圖」二十五幅，均有說明。

五、著者何秋濤的生平

「朔方備乘」著者為何秋濤，據「古今中外人名大辭典」（台北中行書局民國五十六年四月版）載：「何秋濤，清光澤人，字願船，道光進士，授刑部主事。博學，尤長於輿地，嘗以中、俄國界毗連，向無專書記載，乃著『北徼彙編』（按即『朔方備乘』），於制度、沿革、山川形勢、圖解說明，考據準確，文宗賜名為『朔方備乘』，晉員外郎，懋勤殿行走，以丁憂去官，又著有『王會篇箋釋』、『蒙緣源流』、『一鑑精舍稿』」。

又據「中國人名大辭典」（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台二版）載：「何秋濤，字願船，道光進士，官刑部主事，懋勤殿行走，於經史小學靡不研究，尤長於輿地，有『朔方備乘』、『北徼彙編』（按『北徼彙編』與『朔方備乘』同為一書），『一鑑精舍甲部稿』」。

另據「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台北華世出版社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台一版，姜亮夫撰）列載：何秋濤，字願船，福建光澤人，生於清宣宗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卒於清穆宗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享年三十九歲。

復經考據「歷代名人生卒年表」（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九年七月台一版），所記亦如上述。

根據以上記載，可知這位出生在閩西北武夷山東麓的學者，知識淵博，畢生致力邊疆地理研究，卓然有成，而在完成此一鉅著「朔方備乘」之時，年僅不過三十六歲，即有此一垂昭後世皇皇大部著作，洵屬難能可貴。李鴻章曾在本書序文中，對何秋濤甚為推重，序文中說：「自來談域外者，外國之書，務為夸誕，傳會實多，遊歷所記，半屬傳聞，淆謬疊出，又或展轉口譯，名稱互歧，競尚瑣聞，無關體要，以云徵信，蓋亦難之，不知史傳所存，官私書所紀，參攷互校，可得而詳，自非強識洽聞精心遠見之儒，罕能究其源流，證其得失，竊見故員外郎銜刑部主事何秋濤，究心時務，博極群書，以為俄羅斯東環中土，西接泰西諸邦，自我聖祖仁皇帝肇旅北徼，聲威定界，著錄之家，雖事纂輯，未有專書，秋濤始為彙編，繼加詳訂」。由此可見「朔方備乘」一書，實集以往邊疆地理書之大成。

何秋濤的生平著作不多，除「朔方備乘」外，只有「王會篇箋釋」、「蒙緣源流」、「一鑑精舍稿」數書留傳後世。「朔方備乘」係在其身故後，方始付印。

令人深感惋惜，是何秋濤只活到三十九歲，正當盛年之時，即行去世，若果天再假以二、三十年，從事研究著述，則對我國邊疆地理，當更有重大之貢獻，殆可斷言。

再者，從本書敘述中，可以見出之所以激起著者對邊疆地理有如此濃厚的興趣，而對研究邊疆地理孜孜不懈，實基於一片愛國心，不忍見我北方鮮卑故壤為俄侵佔史實，湮沒無聞，因而秉筆直書，以喚起朝野對邊疆的重視和籌謀對策，這種精神，更令我們欽佩，對於這位地理大師，謹致以崇高的敬意。

六、結 論

「朔方備乘」是部好書，尤其是對研究我國邊疆地理的人來說，更具有其值得重視及推薦的必要，但是由於下述兩個原因，却難為一般學者所接受：（一）本書是用文言所寫，既無斷句，更談不上附有目前所用新式標點符號，因此，讀來艱澁，令人難於明瞭其中含意，除非是對國學具有相當基礎，研讀起來，才能豁然貫通，而感興趣盎然，否則就會感到索然無味；當然，在一百多年前，所有官書正式著述，都是用文言文寫的，即使是在民國初年，仍有這種現象，著者用文言文編纂本書，自無足怪。

（二）是本書引用的外國人名、地名，當時譯法，與今一般慣用譯法，大異其趣，在此可以隨便舉出幾個例子，加以說明。

甲、人名方面：

「衣宛薩委翅」——今譯「伊凡薩維契」（Ivansavich）
「按疊列衣」——今譯「安德烈」（Andrei）
「阿列克散忒爾」——今譯「亞歷山大」（Alexandr）
「額禮克謝」——今譯「亞歷克賽」（Alexsei）
「四鐵班納委翅」——今譯「斯特潘納維契」（Stepanavich）
「雅果付」——今譯「雅科夫」（Yakov）
乙、地名方面：

「三皮提里普爾斯科」——今譯「聖彼得堡」（Stpetroburg）
「計由斯科」——今譯「基輔」（Kiev）
「費牙忒喀」——今譯「維雅特卡」（Vyatka）
「當波弗」——今譯「唐波夫」（Tanbov）
「圖敏」——今譯「秋明」（Tumen）
「甘查甲」——今譯「堪察加」（Kanchatka）

另外，在所附的二十五幅地圖之中，除了東西半球地圖繪有經緯度外，其餘各圖均未繪製，因此，對漢、唐以迄明、清初年的北徼諸國確切位置，無法考據，這是一項重大缺失。

由於以上各種原因，所以今人來讀古籍，感到許多不便，然而「朔方備乘」畢竟是一部著名的地理著作，值得我們研究。

達賴與蒙藏之關係

白曉麟

一、達賴在蒙藏的地位：

達賴喇嘛，為西藏黃教精神領袖，世代相傳以轉世座床大典為更替，在西藏民族心目中，是最受崇拜而至高無上的，也是藏族所公認為是佛的化身，是吉祥的象徵。只要有達賴居住的地方，那個地方就會得到平安及祝福，蒙古民族更是以佛教為生活的中心思想，是精神上之寄托，常有蒙族青年子弟，經過千山萬水往西藏去研究佛經、頂禮膜拜，蒙族子弟一旦得到格西學位，再回到蒙旗那份光彩真是人山人海，到處受人崇敬，做父母的如有在西藏學經而功德圓滿的子弟，則感到無限的光榮，故在蒙藏地方上來說，活佛喇嘛地位崇高，在西藏達賴又是政教合一的領袖，班禪是輔助達賴來領導西藏的，這種制度也為我政府特別重視。達賴的座床大典，例由政府所主持。

二、西藏與蒙古之歷史關係：

蒙藏兩大民族，從過去歷史上來觀察它們的關係密切，親如兄弟，生活習慣宗教信仰大致相同，而蒙藏同胞愛國家愛民族的意識非常堅定，而對共產主義暴政的迫害，只要有機會就起而反抗，殺匪幹奪武器多方面給共匪作長期殊死的鬥爭，與中共政權誓不兩立。

三、故總統 蔣公對西藏抗暴的訓示：

總統他老人家會說過，西藏同胞的抗暴行動，對自由世界反共地區的人士，有着很大的鼓舞，並說明了西藏抗暴的行動將是引發整個大陸的火種，不僅西藏同胞反抗共產暴政，同時更代表了全中華民族的反共意識在怒吼，我們要配合西藏的抗暴行動，盡所有力量全力支持繼續擴大，使之發展至整個大陸，乃至將共產主義完全消滅為止。

四、達賴與我政府的關係：

自清末以後到民國建立，蒙藏活佛都居政教合一領導地位，西藏的達賴、班禪，蒙古的章嘉，及甘珠活佛，備受中央重視，大陸未赤化前，中央曾派專使如吳忠信、關吉奎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等人，攜帶禮品及重金遠赴西藏參加達賴座床大典，並贈金帛施給全藏僧侶熬茶費，西藏同胞對政府的向心力以及對蔣公總統之德意，永難忘懷，西藏民族在憲法上享有平等之地位，同時藏胞認為政府對他們無時無刻不在關心他，同時也加深了與內地其他各民族的感情。

五、達賴在印度奮鬥的經過：

民國四十八年達賴在砲火槍聲中開始流亡印度，告別了西藏四百萬同胞披星戴月歷經天險帶着隨員、馬隊及少數的武器和金錢往印度出發，達賴在到達印度前多方與印度政府官方交涉，受盡了各種阻撓，中共在外交上施用壓

力，迫使印度驅逐達賴，但印度此時正與中共劃訂麥馬洪防線，多次爆發戰爭而印度傷亡損失慘重，而退出該防線，印度政府雖一心媚匪，印度人民多數對達賴的流亡表示同情，達賴抵印後印度國會內之民主黨議員積極促請當局應該對西藏宗教領袖多加禮遇，後來經過國會多方面爭執終而政府採取溫和態度，准許達賴在大吉嶺之原始森林荒地墾植，從事耕作生產工作，辛勤苦幹與惡劣的環境奮鬥了二十年，血和汗的代價所換來的成果，是第二個西藏新社區的誕生，同時也贏得了印度政府官方的讚譽，他們在這裏有創建了喇嘛寺廟，研究佛經之經堂，和藏民小學，婦女從事手工藝生產工作，男士們並有製造寺廟佛教法器之小型工廠、品質優良，甚得佛教團體的讚美。達賴對救亡的工作貢獻甚大，對逃亡印度的西藏同胞他都給予適當的照顧，同時並向各自由民主國家交涉，將部份留印藏胞移民其他國家定居，並訓示藏胞一面生產、一面讀書，將來自然會有光明的前途，今日西藏同胞雖僑居世界各地，但他們每個人都能克苦耐勞，不忘達賴的教訓，藏胞們更有信心，只要達賴繼續領導他們，他們深信終有一天能重回西藏。在大吉嶺西藏社區到處可看到國旗，由此看來藏胞仍然熱愛自由祖國，同時對總統 蔣公的敬仰流露於外，藏胞中頗多學人及學有專長之士，心向自由祖國，因達賴對藏胞具有如此的號召力量，故他一直有如黑暗中的一盞明燈，照亮着在苦難中被共匪奴役下的藏胞，他們期望着忍耐暫時的痛苦，等待達賴重回西藏拯救他們，再建自由幸福的西藏。

六、今後對達賴的期望：

世人都知道達賴的反共精神，是與回教國家的沙烏地阿拉伯完全相同，其反共信念是與無神論之共產主義誓不兩立，故對其團結藏胞領導反共的力量，不但不能忽視，且應善為誘導，使其配合國策，共謀復興大業。

我個人站在蒙古人立場，仍歡迎達賴回到自由祖國台灣參觀、傳法、講經，以致定居，我深信英明的政府會撥專款在深山建立喇嘛寺廟一座，以供海外喇嘛高僧，回國繼續發揚喇嘛教義及佛學之研究工作，及救世救人的高深哲理，同時更使藏胞加強團結，為反共大業而奉獻心力。

七、蒙藏民族在台灣應負的使命：

我們真值得欣慰，看到了蒙藏的青年從國內完成大專教育，而後再經過教育部之留學考試，資送到外國留學，每個人都是學有所成，得博士、碩士學位的青年不算少，他們在國外都有良好的工作環境，也使外國人重視，由此可見多年堅苦之奮鬥沒有白費，可說是成就不凡，在這裏應感謝國家之栽培，更是蒙藏的光榮，政府也重視國內蒙藏青年畢業生之就業問題，期望蒙藏會能推荐

派往參加十項經濟建設工作，能使蒙藏的青年子弟能學到更多的新知識，待中國大陸光復時，這些青年將是協助國家建設蒙藏的主要骨幹。

八、促請國人重視蒙藏的地位：

在一般人的觀念裏，對蒙藏問題的重要性，頗為模糊，但吾人不可忘了歷史慘痛的教訓，多次內亂外患都是由蒙藏邊區發生，而後蔓延擴大至全中國，西藏南部界鄰近印度、不丹、尼泊爾等國，西鄰克什米爾、地廣二千一百餘里，全藏面積約為二百卅萬方公里，藏地天然資源豐富，早年為英國所侵略，也是俄帝進攻我國之跳板，更是通往鄰國的交通孔道，自尼布楚，與恰克圖條約後俄國侵略中國之野心至為積極。

蒙古分內外蒙古，位於我國北部，東南長約一千八百公里，南北寬約一千公里，面積之廣可與西藏高原相比，四緣東為大興安嶺、西為抗愛山、背為青特山、南為陰山賀蘭山及黎山等，天然資源豐富，西套蒙古及厄魯特蒙古，漠南蒙古在內計一九七旗包括外蒙四個部，自民國廿一年後日本正式侵略中國，九一八戰事爆發時，日本首相田中擬訂積極侵略滿蒙政策，民國十三年外蒙在蘇俄之秘密策劃下，鼓動外蒙獨立，脫離中華民國版圖，卅四年八月抗戰勝利後，外蒙一直為蘇俄所控制，我政府忙於復員還都，而蘇俄再大力支持其匪叛亂，到處破壞國家建設襲擊國軍，戡亂戰局每況愈下，蒙藏地區兵力無法到達，只靠地方保安團隊武力維持地方秩序，如遇大變亂就無法應付，故一旦大陸光復後蒙藏地區更需要派駐重兵防守邊界，配合地方武力建設蒙藏，樹立三民主義的科學教育基礎，蒙藏能確保安寧在國防上當能保障全國的安寧，如此國家才能長久治安及生存，使帝國主義與列強不敢越雷池一步。

九、結論：

由一幀紀念像片想起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得識一位供職於蒙藏委員會的蒙籍人士白鳳崗先生，他鬚髮斑白，精神矍鑠，熱誠而豪爽，一見即可知具有蒙古民族淳樸大真的天性。

他於民國三十八年與他的父親白瑞老先生，共同追隨政府來台，算起來迄今已二十有八年了。

白鳳崗先生的尊翁白瑞老先生，是蒙古的革命先輩，他字雁峰，籍隸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生於民前三十四年二月初四日，先後畢業於直隸師範、政法學校和中國大學等校，他是學法的，深感蒙古地方的建設，必須先從法律着手，即在政府與民衆間，先行建立法律關係為基礎，不但蒙古地方的建設工作需要如此，即中國的整個建設，也正須如此。民國初年，袁世凱設法賣國，妄行帝制，雖然遭全國人民之反對與唾罵，憂懼而死，但他藐視國法的愚蠢行徑，雖然

研究我國的蒙藏問題，在意義和內涵上與一般國家的邊界有所不同，保衛邊界者祇是維護國家的利益及社會的安全，而我們的蒙藏問題，不僅為要防守邊界鞏固國防，而主要在於如何扶植蒙藏兩大民族，和其他各民族自由平等發展，並扶助高度的自治，使蒙藏地方成為政治修明，經濟繁榮生活幸福的樂土，促進蒙藏民族與內地各民族感情的交流，消除各民族間的歧視而使列強不能施其挑撥離間破壞民族團結的伎倆，並消除侵略蒙藏邊區的危機。

故蒙藏問題不是空談理論討論討論就算了事，值此準備反攻復國時機，希望政府極力重視蒙藏問題及對這兩地區的領導工作，並傾聽蒙藏人的意見，真正能做到為國家為蒙藏民族謀利益，而不是一般外人僅從書本上研究蒙藏事務就解決了蒙藏問題，有人常說蒙藏人不團結，但至少我個人認為只要有英明的領導者，有遠大的謀略者，就是強盜也能使之變成朋友，蒙古史中說明，元太祖團結一百多個部落蒙古民族，在當時的環境中是很難成功，但事在人為，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終就團結了蒙古民族，元太祖雄才大略集一人之身在中國歷史上以及整個的世界都有深遠的影響，其軍事思想與大雅薩憲法更為後世史家所推重。

當前的問題似仍在如何擬訂適應蒙藏需要的政策，謀取蒙藏民族的利益，擬訂協助國家完成復國建邊的工作，在蒙藏地方充分的實行三民主義，普及科學民主的教育制度；使在台灣畢業之蒙藏青年能參加國家十項經濟建設工作，以便吸收更多實際的新知識和新技能，待大陸光復後，以便為建設蒙藏所用，在外國之蒙藏留學生，也要時刻不忘自己的責任，必要時回國服務，籌劃蒙藏建設工作，如斯乃不負國家對我們蒙藏青年培育之德意。

壯悔

斷送了奸賊的性命，仍然不能敵其辜，相反地，他這北洋軍閥頭目的胆大妄為，却給北洋軍閥的嘍囉們，樹立了墮法亂紀，割據地盤，荼毒人民的榜樣。雁峰先生蒿目時艱，深知救中國亦即所以救蒙古，二者相依為命，原為一體而不可分，故於民國四年毅然加入中華革命黨，追隨國父，共策討袁，忠義奮發，蔚為蒙古獻身革命之先進。

民國十二年六月，雁峰先生膺選為第一屆國會眾議院議員。緣北方自十一年四月發生直奉戰爭，直系勝利，曹錕與佩孚掌握北京政權，倡恢復法統之議。是年六月二日徐世昌下野，十五日黎元洪復職，撤銷民國六年解散國會令。八月一日，舊國會在南京開會之時，即着手繼續制憲。十二年六月十二日，曹錕驅逐黎元洪，企圖以每票五千元銀元之代價，賄買各議員，出席國會選舉，但為雁峰先生所拒絕，並連夜逃離北京，奔赴上海，追隨國父。當時曹錕曾



與代表蒙全體大會國民第一屆後憲行
總統之左為白雲梯代表，右為白瑞先生

派偵緝隊，包圍雁峰先生在北京西城椿樹胡同二號住所搜索，因無所獲而下令逮捕。國人因恨受賄之議員，至擬之曰「豬仔」，留滬議員，通電全國，反羣

西域塵談 (五)

絲路之開拓

騎馬民族之出現

據說人類於公元前五〇〇〇年紀，已經飼養牛隻。而將馬當做家畜飼養的歷史，則稍形落後，雖然如此，但仍可追溯到公元前四〇〇〇年紀。不過，因為在西亞的古代都市文明中，無論在經濟生活或宗教行事方面，咸以牛為中心，所以馬的存在並未為人所注意。

然相當於阿里安民族之移動期的公元前二〇〇〇年紀，馬的存在忽被密切注意起來，馬與戰車的使用漸形推廣。不過，有關馬的飼養和利用方法，究竟起源於何處，抑經過何種方式進行，迄今猶未臻明瞭。現在仍有持為在亞洲內陸發現野馬之草原沙漠地帶所發明之說。然仍以牛羊等之家畜化，開始於農耕

為總統，不予承認。國父亦以曹錕賄選竊位，幾舉中華民國之紀綱道義摒棄無遺，故特以中華革命黨名義鄭重宣言，誓奮一貫之精神，伸大義於天下，務使積年混穢惡濁之弊政，悉摧陷而廓清之。當時革命黨人，不顧生死，明義利之辨者，大都如此。雁峰先生為蒙旗所選之議員，其高風亮節不避艱危，有如此者，宜其為國人所樂道，同為蒙族爭光彩也。

雁峰先生追隨政府多年，忠貞不貳，歷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議，及第一屆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監察院監察委員，於五十三年一月十二日病逝台灣大學附設醫院，迄今冥誕恰為百歲，人生若寄，死也若歸，日月不居，匆匆倏已十有三載，鳳崗先生示其先君雁峰先生，於民國三十五年制憲國民大會時，與故總統蔣公在南京之合影，照片中蔣公之左側為白瑞雁峰先生，右側為蒙古舊宿白代表雲梯，現仍健在。親物思親，戚然興悲，鳳崗先生以其先君雁峰先生臨終遺囑，俟大陸光復後，要埋骨桑梓，與髮妻合葬，迄今將及三十年，愧對先人遺言，猶未達成願望，且本身亦行將屆退休之年，感念身世，不勝唏噓，但當談及國家前途光明，勝利遠景在望，暨故總統蔣公所昭示之「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救國工作仍有待於全國同胞共同努力時，鳳崗先生似頗深明大義，慨然自誓願將餘年貢獻國家反共復國工作，以報國仇家恨。

今當雁峰先生百年冥誕將屆之期，他的哲嗣為追念先德，撫摩遺澤，矢志以餘年報國，想雁峰先生九泉有知，定當含笑，願天佑他淪陷在大陸，以及在臺的子孫，都能夠繼志述事，無忝所生！

羽田明著
宋念慈譯

地帶，尤其是西部亞洲，隨新石器文化向內陸的擴展，也促進了野生馬的家畜化之說為有力。

到了公元前二世紀時，西亞興起了騎馬的風氣，在小亞細亞和伊朗，騎兵代替了戰車，在戰場上發揮了機動力。一般推測，這種騎馬習俗或係始自閃爾美尼亞，和伊朗西部的路里斯坦。這些地方不僅為名馬的產地，也是很早便因為有很多青銅製的馬具類，譬如能藉以自由操縱馬匹的轡（嚼子）等之出土，而使考古學家們極為注意的地方。

其間，因在此地使用了鐵器，同時騎兵的組織與戰術，也更加發達。一方面，在內陸亞洲的草原地帶，也受到了它的影響，自青銅器時代起到鐵器時代，繼續出現了好戰的騎馬民族。所謂騎馬民族，實在即意味着至少一切成年男子，都是騎兵的強力游牧民族之集團。

他們由於他們富有機動性的軍事力量，侵入農耕文明地域，成為農耕社會的威脅。尤其是在東亞，騎馬民族與農耕民族的對抗，為出現了最爲典型的形態。那即所謂南北兩勢力的對立。中亞和西亞全體都屬於乾燥地帶，有草原沙漠和綠洲相互交錯，而與此相反，乾燥地帶與濕潤地帶將南北劃分得清清楚楚的東亞之自然條件，便形成了南北對立的現象。長城便是在這樣自然的境界線上，所構築的防禦線。

塞契特人的生活

公元前八、七世紀時，有自西土耳其斯坦北方草原移動而來，驅逐基美利人，落腳在黑海北岸地方的伊蘭系游牧民族之一群，這就是在亞述的記錄中可看到的阿修摩齊，亦即希臘人所說的塞契特人（Scythians），其後，不僅伊蘭系，即其以外的游牧民族，也統統被總稱為塞契特人了，希臘人最初用這一名字所稱呼者，僅爲在黑海北岸的諸部族，據希臘史家希羅多特的說法，他們的族名，乃根據其王名而命名的。

塞契特人據稱是歷史上最初之典型的騎馬民族，也正像它被形容爲「車的住民」一樣，他們有着在四輪或六輪車上，張着毡製天幕的移動家屋。此種車，在遙遠之後世的蒙古時代裏，或直至其後，都留在游牧民族之中使用。

騎馬民族之塞契特人，當然以騎射爲得意，他們有在馬上操作便利的短弓和附有三翼的箭頭，意即他們會使用過帶有三翼箭頭的箭。據說這種三翼箭是他們自己的發明。在白刃戰時所揮者是短劍；此即古代波斯所稱之阿基那刻斯型的兩刃短劍，希羅多特說在塞契特人之間，有一種宗教上的習俗，在一百名俘虜之中，犧牲一人，用以祭祀軍神阿雷斯的象徵「古老鐵製的阿基那刻斯」。據江上波夫研究，匈奴所祭的徑路刀，亦即爲此種阿基那刻斯型的寶劍。公元前六世紀，塞契特人自多腦河起，延及高加索南俄一帶，建立了強盛的國家——族聯合國家，它的騎兵集團發揮着可觀的機動力而開始活躍。米太王國也難免被其侵入，爲了報復，大流士一世曾遠征塞契提亞（塞契特人住地）。塞契提亞即中國人所說的「行國」，據說游牧的塞契特人是以羊、馬之肉爲食，飲馬乳酒，自馬乳和羊乳製造乳酪，可見他們也有從事農業之人，他們所種植者是小麥、穀子等和豆類。希羅多特把從事農耕的塞契特人分爲兩種。大概一種是農民化了的塞契特人，另一種則是被塞契特所征服，並已奴隸化了的先住農耕民。

塞契特之侵略、掠奪，不僅限於農耕地區，即對其周圍的異民族，異種族的居住地之侵略，亦視爲家常便飯。塞契特人便將從異民族掠奪來的貢物和贓品，做爲資本，對外大做通商貿易。他們特別和黑海沿岸的希臘人各殖民城市，保持親善關係，輸出穀類、毛皮、貴金屬和奴隸等，以與希臘的紡織品、寶石、裝飾品、葡萄酒、橄欖油等製品相交換。

據希羅多特說，從頓河口的希臘人殖民城市塔納依斯出發，越烏拉爾，遠

達阿爾泰地方的「草原之道」，於公元前七世紀時，已爲希臘人所知。因之西伯利亞的毛皮，烏拉爾和阿爾泰的貴金屬等物，經過這一路線而運至塞契提亞，是不會錯的。

塞契特文化及「草原道路」

在最初受到亞述或古代波斯文化，而後果又受到希臘文化之影響的南俄塞契特人之間，發達了一種獨特的游牧文化，這即所謂塞契特文化是也。它的特色，簡言之，即騎馬民族所不可或缺的服飾、武器、車馬具等之形式，以及在其上所裝飾的很多金銀貴金屬等之精巧圖案。

塞契特人上身穿筒袖的長上衣，下穿寬鬆的褲子，足穿長靴，上衣繫皮帶，帶上懸短劍、短弓和獨特的皮製箭袋，以及小刀等物。皮帶上附有扣子式或鉤子式的卡子。這即所謂帶鉤是也。所戴的帽子似隨種族與部族而異，但在培爾塞坡里斯浮彫上所顯示者，則爲頭戴頂端呈尖三角形帽子之塞契特人的圖形。衣服材料約爲毛皮與絨毡，多數似爲毛織品，中國所謂之胡服，當即爲此種衣服及其附屬品。

關於短劍與弓矢，前文業經提及，在武器方面，此外尚有盔和鎧甲，以及戰斧。鎧也是由金屬小片連綴而成之鱗甲。又在軍旗旗竿頭上所安裝之金屬裝飾旗竿頂，似也可以加入武器之中。

所謂車馬具之類係指轡、馬面、鞍、鐙鈴、肚帶扣子及車軸頭等而言。在亞述浮彫上所顯現的騎兵馬具，尚未見有馬鞍。馬鞍殆爲塞契特人之所發明。其次說到裝飾的設計，他們有在透彫與浮彫上，將動物的種種姿態，用強有力的輪廓和巧妙的潤飾，表現爲寫實的動物花樣，製做甚盛。在旗竿頭上、鐙鈴、飾板、轡頭、短劍之柄、小刀、斧頭等上面有透彫，在帶鉤、貴金屬製的容器、箭壺、上緣附有兩耳之深鉢形的鍍（釜）等上面則有浮彫的動物花紋。

動物花紋並非是塞契特人的獨創。可是能在青銅製器和貴金屬製品之小的部份，成功地把動物的躍進姿態，活生生地表現出來，他們實佔着最初的地位。特別是兩個或四個動物作激烈爭鬥的圖案，能將其特色充分表現出來。動物的花紋不僅限於金屬器皿，即在紡織品、刺繡等上面也是一定有的。在下文行將提及的諾音烏拉匈奴古墳群之出土品，對此就是很好的說明。

這種具有特色的塞契特文化，沿着「草原的道路」，自南西伯利亞和阿爾泰地方，擴展到蒙古地方。以綏遠地方爲中心，自沿蒙古高原南側的長城地帶一帶，所出土的所謂綏遠青銅器（鄂爾都斯青銅器），表示其影響的戰國式銅器，即足以具體地道出塞契特、西伯利亞文化的流脈。綏遠青銅器文化，自公元前七世紀起，迄公元前三世紀的一段時期，據推測當爲最興盛之時期。果真如此，則適當東亞最初的騎馬民族匈奴，登上歷史舞台，並以蒙古高原南部爲根據地，而開始活動之時期。毫無疑義，綏遠青銅器文化的大責重任是由他們

負擔的。可是另一方面也毋寧說塞契特西伯利亞文化的擴展，促成了他們的登場與活動，尤為適宜。

匈奴之登場

根據中國最古的記錄殷墟甲骨文之記載，殷朝遭受來自山西省北部而南下之蠻族「玁狁」（字音不明）等的侵入，而感不安。下迄周代，「獫狁」、「犬戎」等，自陝西北部及山西北部侵入，對周朝造成威脅。穆王曾討伐犬戎，前文經已記述，其後周朝自鎬（西安）遷都於洛邑（洛陽）；也是因為犬戎入侵的緣故。

依據「史記匈奴傳」之記載，「在唐虞（帝堯、帝舜）以前，有山戎、獫狁、葷粥，犬戎殆即獫狁（獫狁）。因為兩者之音相似，意義都不脫離一個犬字。」

此外如王國維等中國歷史家，關於周時的獫狁，自古即說是秦以後的匈奴，但也並無其他明確根據。獫狁與匈奴也許是相同的，但對葷粥，事實上確是漠然地無知。

下到春秋時代，犬戎、山戎、林胡、樓煩、赤狄、白狄（氏、堯、禺氏）等戎狄，都向中國侵入。所謂霸者，即代替周王，以負起防衛中國免於遭受由北狄和荊蠻侵入的任務。

不過，此等戎狄是否均為游牧的異民族，則屬可疑。據和田清博士的說法，「自民族分佈的大勢講，當漢族勃興於黃河中下流域之際，在其四周已滿了未開化的族類。……漢族稱此等族類為戎狄蠻夷，後來分別予以征服同化，然後纔在北方沙漠之邊緣，與游牧的蒙古和土耳其等異民族相接觸，大概是深入西方渭水之上游，或進入四川而與氏羌等西藏族相會」。

這種說法大體上是沒錯的。當然，為衆所週知，在周朝的勃興時期，是得到羌族援助的，而任何人也無法斷定，在許多戎狄之中，沒有參雜着土耳其系、蒙古系或通古斯系之人。

曾經是農耕民族的南方荊蠻，比較很早便容易被中國文化所同化，而成為中國社會之一員。楚國即是如此。然和在語言與生活方式上都不相同的北方游牧民族之抗爭，因另有塞契特、西伯利亞文化之擴張等情勢，在戰國時代以後，更形激化，所謂南北兩勢力的對立，已經進入了正規行動。戰國末期位於中國北邊各國，不僅均行構築長城，以防游牧民族之侵入，且一變古來之戰車戰術，甚至不得不改用胡服騎射的騎兵戰術之舉，可謂即其顯著之證據。

談到蒙古地方的游牧民族，首先即令人想起了匈奴。然而說實在的，匈奴的絕對優勢，也並不是自最初即已決定了的，這由下述許多事實可以證明。

匈奴國家的形成

塞契特人為各系之薩瑪爾特人取而代之的前三世紀，蒙古高原南部之內蒙

地方，以河套彎曲部分的鄂爾都斯地方為中心，有土耳其系或蒙古系之匈奴游牧。匈奴在西方史料之中被寫做夫立尼、夫尼、芬（希臘、拉丁語）、夫那（梵語）等。匈奴的古音也與此等發音相近。

在匈奴之東的興安嶺以東地方，有一個叫做東胡的種族。東胡曾經被認為是通古斯 Tungus 的音譯，似是蒙古系之游牧民族。而在其子孫之中，也包含有土耳其系之人，另一種則不詳。

又在匈奴之西方，自甘肅省北部到塔里木盆地東部，有月氏族游牧。

日本多認月氏為土耳其族，但在歐洲，一般則認係阿里安系或伊朗系。在中國戰國時代的書中，曾經以禹氏之名被介紹過。正像俗語所說「禹氏之玉、江漢之珠」一樣，這一族似乎是在玉的中繼貿易上，具有強大的獨佔地位。起初匈奴似夷於東胡月氏兩大勢力之間，遭受來自東西兩方的壓迫。

又自匈奴之北方到西北，即自貝加爾湖南岸起到葉尼塞河之上流，住有據稱為丁零的土耳其族，和被寫做靉廬、亦即後來之吉爾吉斯（土耳其）族。在西北伯利亞或阿爾泰地方，還有塞契特、西伯利亞文化遺跡者，據推測即為此等土耳其系民族。匈奴之所以首先興盛，原因恐仍多由於受了與中國緊密接近的影響。在綏遠青銅器之中，暗示這種情況的遺物不在少數。

在這種情況下，於公元前二二一年初次完成了中國統一之秦始皇，命將軍蒙恬動員十萬或四〇萬大軍，攻擊匈奴（前二一五年），他們因衆寡不敵，不得不一度退往漠北之外蒙古。秦遂在此時補強了戰國時代各國的長城，西起甘肅省之臨洮，東迄遼東，建立起一條防衛線。這就是有名的萬里長城。

當時的匈奴王，名曰頭曼單于。頭曼殆為土耳其、蒙古語（萬夫之長）之音譯，關於具有國王意義的單于之語源，迄今尚無定說。

但頭曼並無長久停留外蒙之必要。其所以然者，因為秦始皇於巡幸天下之途中病死（前二一〇年），因楚漢之爭，使中國復陷入內戰狀態，而守衛長城的軍隊，亦被隨意調回。因此冒頓乃謀殺父王頭曼，自立為冒頓單于。冒頓讀如 Bortozu，相當於土耳其、蒙古語的 Bagaar，巴圖魯（勇者）、和蒙古語 Bogdo（神聖的）意思。

他先襲擊了東胡，取得勝利，接着又將月氏擊敗，復在其南方兼併了山西北部與河南（鄂爾都斯）諸部落，迫至戰國時代的舊長城。更於北方服丁零（靈）等國，統一了蒙古地方的各游牧部族，至是，在東亞史上形成了最初的騎馬民族國家。

匈奴國家具由單于的出身氏族為頂點之若干有力氏族為直接支配之部隊的集團，以及通過各個部族長（王）由他們間接支配的許多部族，或以部族的集團而構成之部族聯合國家，可動員之兵力，不過三十餘萬。但因其富有機動力量，故長城之守衛，對匈奴騎兵部隊之入侵，幾乎等於無力。

下文將描述之。

匈奴的威猛



於冒頓統一蒙古之後不久，在中國方面成立了漢帝國，在匈奴佔優勢之下，進入了真正南北對立與抗爭之局。

冒頓於接受降將韓王信指引之下，一直侵佔到山西南部的太原。漢高祖率領以步兵為主的大軍，遠征到平城，但於公元前二〇〇年墜入匈奴術中，被包圍於白登台，旋以賄賂單于之妻閼氏，乃得脫險。

得到了有如韓王信那種中國有力的叛逆，經常爲單于出謀策劃，致使匈奴的威脅更趨兇猛。

由於此次戰敗，漢朝在半世紀以上，每年要餽贈匈奴大量的酒、糧食與絲綢，並將公主嫁與單于，在屈辱的和親政策下，方得免受匈奴之侵略。

在此期間，冒頓攻擊的槍頭，指向了西域。月氏成了他在西域方面的直接目標。當頭曼單于時，因曾有人實在對方，故敵視月氏的意氣極強，故伸張勢力於西域，取月氏而代之的想法，似無可疑。

據漢書的記載，被匈奴由原住地逐出的月氏，除殘留於南山山中的一部份外，其大部份均逃往天山北方的伊犁河流域。而其後殘留於南山山中者稱爲小月氏，移往伊犁地方之主力，則被稱爲大月氏。

關於月氏向伊犁地方移動之時間，究竟發生於何時，自白鳥、桑原兩博士以來，以爲是繼漢高祖單于之後的老上單于在位期間（前一七四—前一六一）之事，說法爲有力。據傳老上單于是殺了月氏王，並以其頭顱爲酒器的人物。這種風俗習慣，據希臘歷史家希羅多特說，以敵人頭蓋骨做酒器的風俗習慣，在塞契特人之間亦有之。

然採納藤田豐八博士之反對說的內田吟風教授，仍以此一事件爲冒頓單于對月氏第二次攻擊之結果，我想這方面是正確的。因爲冒頓單于於公元前一七六年致漢文帝國書中曾說：「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強，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因爲這就是他報告於同年或其前年，征服了西域諸民族，對漢表示誇耀。樓蘭爲位於羅布泊西北附近，佔據交通要衝的綠洲都市國家，而烏孫

、呼揭，均係以阿爾泰以西準噶爾盆地一帶爲根據地之游牧民族。關於被稱爲土耳其系游牧民族之烏孫，下文將再提及，呼揭則自其聲音上之類似，則被認爲是後來的奧古茲、土耳其族或維吾爾。土耳其族。又，二六國殆爲三六國之誤，當係指塔里木盆地之綠洲都市國家群而言，「右方（西方）居塩澤（羅布泊）以東，至隴西（甘肅省東南部）長城之南與羌（藏族）接（通西域），隔漢之道」，匈奴國家之西方領土，其形成情形如此。

何謂僮僕都尉

冒頓單于死後，老上（在位前一七四—前一六一）、軍臣（在位前一六一—前一二六）兩單于相繼即位。此時爲匈奴國家最盛之時代，對西域之統治，亦更爲強化。漢書西域傳「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統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

匈奴的中亞總督，亦即相當於中國的西域都護，日逐王曾在準噶爾設置了他的徵稅官僮僕都尉，他把這徵稅官設於由帕爾斯溪谷入口左近。這一溪谷不僅是從塔里木盆地地方，通往準噶爾和伊犁河流域地方的一條通道，因爲水草豐茂，現在仍爲蒙古系游牧部族之居住地。

從僮僕都尉這一名稱看，有人以爲是從西域的城郭諸國，淪爲奴隸之人和物產以實行徵發爲任務。我們不能說匈奴未曾有過奴役西域人之事實。不過，於一七—一八世紀支配過這一地方的蒙古族的一派，曾呼綠洲之居民爲「納稅民」，它在中國記錄中，曾把它譯爲「奴僕」，從這方面看，元代之歷史家，又爲「通鑑」之註譯者的胡三省，解釋綠洲之居民爲「僮僕視」，這種說法似乎不是無誤的。

最盛期的匈奴勢力，不僅達到了狹義的西域，甚至也達到了帕米爾以西。因爲在一直到帕爾斯提亞之中央亞細亞各國和各部族中，匈奴人祇要一提示證明是單于的使者的信物（表徵），無論在任何地點，據傳都可免費得到食宿和乘馬等的供應。

匈奴沒有文字，僅在木頭、骨片和衣服等上面做一記號，以爲「記錄」而已，故單于的「信」，也無非是這樣記號之類。然而實際上，應該說是在蒙古時代盛行使用過的聖旨牌，也許是相宜的。

狹義的西域地方，以地大物博誇稱的中國來看是一種「得之不爲利，棄之不爲損」的貧瘠土地。然自在經濟上顯爲貧困之匈奴來看，綠洲各國的物產，實爲垂涎的目標，而且經由交易、贈與，甚至於由掠奪而得來的中國大量物資，就中尤其是在這方面尋求絲綢之類的賄賂，最爲容易。

史記貨殖列傳，秦始皇統一當時，有一陝西北部商人，因與游牧人民作絲綢貿易，而致富巨萬的成功談，更往前追溯，與崑崙之玉相交易者，恐怕亦係使用絲綢之類。故不待匈奴國家之發展，西域方面似乎早已知曉中國的絲綢了。

。亞歷山大的部將歐內西克里托斯，曾在巴克特利亞看到過中國絲綢，殆亦爲事實。不過絲綢之大量，且極爲廣泛範圍的流通，以致形成所謂「絲路」(Silk Road)，我們必須認爲那是匈奴支配西域時代以後之事。

總之，得自西域的租稅收入，以及由貿易而獲得的利潤，對匈奴國家究竟具有何種程度之重要性，由中國漢代的歷史家所評「中國經營西域，實爲斷匈奴之右臂」的說法，已可以確定了。掌握蒙古高原各游牧部落者，固不待論，即置西域的諸綠洲國家於支配之下，而扼東西陸上貿易道路之咽喉的匈奴，至少其貴族階級之生活，該是如何豪華奢侈，這由近年從外蒙諾音烏拉古墳群中，所發現的豐富遺物，便可想像出來了。

如同撞球的民族移動

一方面，巴克特里亞地方，於被亞歷山大大王征服之後，最初爲塞雷烏斯朝敘利亞王國(前三一二—後六五)的屬州，於公元前三世紀中葉以後，爲一獨立王國，在接近兩世紀之中，成爲希臘在西域的勢力根據地，然於公元前二世紀中葉，被來自藥殺水(錫爾河)之彼方的塞契特游牧民族所侵佔，失掉了本國的希臘人，退到與都庫斯以南，僅能在一個世紀之中，保持着苟延殘喘的命運，此事前文曾經提及，如與中國史料對照觀之，也不能不說這是有關匈奴發展的事體。

起初，伊犁地方是塞族的住地。然當冒頓單于時，第二度被匈奴擊敗的月氏，離開了甘肅北部原住地，移向伊犁地方。被逐出伊犁地方的塞族，則移往南方當時包健健陀羅地方在內的卡什米爾地方(屬賓)落腳，不久便分散於各地。其中多數最後抵達了巴爾底亞王國時代以後的薩卡斯坦，亦即現在伊朗東部的塞斯坦。其後，老上單于時，匈奴與烏孫結合，壓迫月氏，攻殺其王，獲得徹底勝利。於是月氏從伊犁地方再往西南逃遁。設王庭於阿姆川之北岸，與河南之大夏(巴克特里亞)戰，而征服之。在月氏去後，伊犁地方歸爲烏孫游牧。

史記與漢書所傳的此項民族大移動，無論在時期上與地域上，均無人能否定它與巴克特利亞王國之滅亡有關。不過，老上單于之攻殺月氏王，並獲得以其頭顱爲酒器之大勝，如不能將其任在位年代(前一七四—前一六一)中確實時期弄清楚，則月氏究於何時離開伊犁，轉向西南移動，則亦無從決定。軍臣單于的治世，到公元前一三〇年左右，月氏是否仍在伊犁方面，亦值研究。

中文所寫之大夏，似即爲在西方紀錄中所見的特哈洛伊，亦即吐火羅的對音，「塞」或即可視之爲薩迦。吐火羅人爲自希臘人手中奪得巴克特里亞的塞契特人四部族之一，是於公元前一二四年之際，使巴爾提亞王國的阿爾塔巴奴斯二世敗亡的有力部族，二世紀的羅馬有名地理學家普特雷邁奧斯等人，亦稱記述其名稱。從其曾將吐火利斯坦(吐火羅人之國)取代巴克特里亞之名稱一事觀之，可知他們曾在該地居住。

且，自古即在塔里木盆地北邊，有一種被使用過的吐火羅語之存在，爲人所知，但此種語言究竟與吐火利斯坦的吐火羅人，具有何種關係，又在玄奘之大唐西域記中，所稱之觀賓羅的故國、塔里木盆地南邊之故城，又是什麼，等等尚未明瞭之問題尚多。同時，使吐火羅臣服的月氏，究相當於塞契特人四部族中之阿西阿尼、或帕西尼阿尼的那一族，或完全爲另一部族，現在仍屬不明。

西域之發現

漢高祖曾與冒頓單于戰於平城(大同)附近之白登，因失敗而採與匈奴和親之政策，用以防止其侵略與掠奪。然於建國七〇年後，武帝(在位前一四〇—前八七)即位時，漢帝國之基礎已完全鞏固，而成爲一中央集權國家。於是，武帝一變其向來屈辱的外交政策，終向對漢帝國形成最大威脅之匈奴，展開積極攻勢。

不過，雖然處於此種情形，武帝仍儘可能地避免中國之流血，以「以夷制夷」，即使異民族之間的爭鬥爲第一。關於這方面，他有來自傳聞的情報。情報說「月氏通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這是來自匈奴投降者的情報。武帝於是遂計劃與月氏同盟，自東西挾擊匈奴，募能使月氏之人，此時應募而膺選者，爲於建元中爲郎(官名)的張騫。

公元前一三九年，張騫率同行者一〇〇餘人，自國都長安出發，走向西方的旅途。就道之後不久，路出隴西，而爲匈奴所羈，旋被送至約在今綏遠地方張有大幕之宮廷。匈奴既得之，傳諸單于。單于說：「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意思是說月氏尚在吾之北，漢使何得通過我國而前往？從文字上看，此時月氏似尚在伊犁方面，張騫被匈奴扣留了十年間，似被移往西南阿姆川流域。

鞏留匈奴期間，娶匈奴女爲妻，表面似已爲匈奴人，然鞏持漢節不失，決未忘其真正之使命。他在嚴密監視之下，極度忍耐，伺機脫險，沿天山山脈南麓，即所謂「北道」而橫貫塔里木盆地，越帕米爾高原，出至錫爾河上游之費加那地方。知漢富有財貨，但不能與之交通的費加那(大宛)國王，待以好意，提供嚮導、驛馬，送往康居，康居又將之送至大月氏(公元前一二九—一二九)左右之事。康居爲自哈薩克斯坦草原，伸張勢力於粟特之游牧民族，而大月氏，如前所述，則爲徙往中亞月氏之主力。

大月氏以在粟特南部之阿姆河北岸擁有王庭，且曾征服巴克特里亞之吐火羅人，土地豐饒，頗爲滿足，對匈奴復仇之念已消。因此張騫亦無從達成其使命與最初之目的。

不過，當其居留於此地之一年間，他得到了廣大的見聞。這件事在以其旅行報告爲基礎的史記大宛傳之前半，將其歷訪的西域各國之外，更談到印度、巴爾提亞(安息)，遠及西方之條支(敘利亞)、埃及之亞力山卓(亞歷山大)等國，敘述甚明。

張騫於舊途進入塔里木盆地，沿崑崙山脈北麓，循「南道」東進，自羅布泊南岸地方越南山山脈，欲通過青海之藏族（羌）居住地。然因居住於此地之藏族亦服屬於匈奴，故再度被捕。但此次他僅被扣留一年，乘匈奴內亂而逃出，於公元前一二六年方返抵長安，前後通算長達十三年，為一稀有之大旅行，與其同住者除匈奴人妻子外，僅最初與之偕行的嚮導兼充翻譯人員的匈奴人解放奴隸甘父一人而已。

這種由本來的使命說，可謂已完全失敗的旅行，但經張騫的報告，而促使武帝決意通西域，成為開發「絲路」之原動力，從這一點而言，實具有重大意義。在張騫之前，中國也許已有涉足西域之人。然而該等人士之體驗，對於地理知識之擴大，並無任何貢獻。而且談到政治的影響力更屬一無所有。漢代歷史家稱「張騫之鑿空」，將其看做西域之發現者，歐洲人喻之為哥倫布，至為合理。

雲南緬甸路線之探險

「自大宛至安息，即在費加那（大宛）、粟特、大夏、安息等諸國，產馬、葡萄等珍貴物品甚多。同時此等綠洲各國之居民，武力雖弱，但長於遠距離商業，日常使用銀（金）錢，頗為富裕，皆嗜漢財物。在大夏、安息之北，住有大月氏、康居、烏孫等遊牧民族。兵強，誠得而以其義屬之，則其軍事力可以利用，則致中國於世界國家之理想，其實現亦非難事。」

張騫的報告打動了武帝之心，是當然的。與騎馬民族匈奴之戰鬥，馬自屬最為重要。較之體型小，腳力慢的匈奴蒙古馬，獲得體型大而駿足的西域馬，馬匹之改良如能順利進行，則漢朝自可立於較優地位。當時，漢代方流通銅錢，然在西域已在廣泛流通金銀錢幣，此事對中國人構成了一種驚異，其被人解釋為富力之象徵，自毋庸置疑。何況「貪漢財物」，對中國豈非絕好的市場？至於漢的財物究何所指，並無具體說明。然其為中國之特產品的絲綢、漆器等，就中尤以對商貿易之商品最為合適之絲綢類，應無大差。與大月氏之同盟雖未成功，但可令人思想到康居與烏孫等有力之遊牧民族之存在，也有結成一個新同盟的可能性。武帝之急於與西域交通，自有其道理在。

當時河西，亦即甘肅省的走廊地帶，完全是匈奴的領土。青海的藏族亦在其勢力之下。漢朝與帕米爾以西的西域各國之交通，可說是不可可能的。然張騫利用自己的知識來推斷，完全算出還存在著另外一條交通道路，即向武帝所推薦的所謂西南夷之探險。

他前此在大夏首都藍市城（巴克特拉、巴爾克）時，見印竹杖和蜀布，該物皆為四川特產，因好奇心之驅使，乃詢商人從何處得此，據云乃自東南之身毒輸入，以此知識為基礎，他推測出自四川、雲南方面，必有經由印度之交通道路。普特雷邁奧斯的地理書，亦曾評述自中國輸送絲綢往印度之事，大概即指此一交通路而言。第二次大戰中所開闢之滇緬公路，似為較前者更為靠北之

徑路。



張騫西域旅行圖

公元前一二二年，張騫乃自行實施計劃，自四川省西南之犍為郡（宜賓），向各方派出探險隊。但各路均為藏緬各系原住民所妨阻，僅一部分通至雲南而止。此雖成為通西南夷之第一步，但在探險西域交通道路之意義上，可謂幾已失敗。

黃鵠之歌

以雲南緬甸交通道路之探險失敗為轉機，大漢帝國乃更著意於絲路之開拓。公元前一二一年，匈奴勢力被逐出河西，前往西域的走廊地帶，因以確保，二年後，被漢遠軍追逐之匈奴，棄綏遠地方，而退向戈壁沙漠之北方。

漢與匈奴此時雖已成攻守易勢之局，但漢並未想將河西作為殖民地，立即加以經營，張騫根據其被拘留於匈奴時聞之見聞，計劃將烏孫移往河西，僱其民為兵以利用之，武帝加以採用，通西域事情者，僅張騫一人，然武帝信之而不疑，可見其重視之程度。

於是張騫再率從者三〇〇人，再度前往西域，然其當面之目的為移烏孫於河西，該項計劃尚未臻成功。惟其在歸國（前一二一五年）之際，同行之使者，因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烏孫乃益重漢。兩國之間旋即結為同盟，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劉建之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老王（前一〇一〇—一〇五）。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今天一方。遠託異國今為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是為歷史上有名的黃鵠之歌。

張騫出使烏孫時，由其援助得派副使於西域主要國家，如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等。其中許多為其自己曾經親身歷訪的國家，安歇、身毒則僅在傳聞中知之。騫於歸自烏孫之翌年（前一二一四）逝世，其後副使們陪同各國使者，相繼歸國，至是乃開啓了中國與帕米爾內外西域諸國的公開交通，其中雖謂使者，但在實際上，殆均為隊商，自不待煩言。

好汗血馬、派官隊商

關於招移烏孫業已斷念了的漢帝國，乃急轉而進行河西之開發。於其北境

築長城，於各重要地點置屯田兵。更發無賴之徒，罪人及流氓等，送往殖民，設武威（涼州）、酒泉（肅州）張掖（甘州）敦煌等所謂河西四郡。此為公元前一五年起，至前一一年之事。

與經營河西相併行，更頻派貿易使節前往西域各國。此等使節團，大者數百人，少者亦有百餘人之餘商所組成，一年派遣五六次至十數次不等，往復費時八九年。目的地多為安息、奄蔡、亞歷山卓、敘利亞及印度諸國。就中尤以武帝好大宛良馬之故，求良馬之貿易使節亦居多。漢之貿易使節曾派往安息東界之木鹿城，以及前出之由尼薩到赫卡托姆比洛斯（番卑城）之事，具有明白的記錄，確屬事實。然在前漢時代與印度之直接交通，則乏確證，而向敘利亞和亞歷山卓之遣使，亦屬可疑。奄蔡與西方記錄中之阿奧魯西、阿拉尼相當，為位於鹹海北岸地方之伊朗系的游牧民族。

大宛的良馬，一名又稱汗血馬，最初武帝稱烏孫之馬為天馬，當得到大宛之良馬後，即稱之為天馬，烏孫馬則改稱為西極馬。由此可以想像出汗血馬之優秀程度。關於汗血的說法，有的學者認為是由於寄生蟲的風土病，當其作激烈運動時，實際上由四條腿根汗血，但實際如何則不明也，不過假如武帝頻派貿易使節之官商商的最大目的，為獲得汗血馬，則貳師將軍李廣利的遠征大宛（前一〇四）前一〇一）在某種程度上，其真義即不難索解了。

但再進一步想，無論武帝如何熱愛，而大宛終捨不得以一匹馬相讓，即因此而有立即訴之武力之必要？何況那又是橫貫塔里木盆地，動員數萬大軍，越帕米爾高原的大遠征？被使節們不可靠的報告所惑的武帝，無疑是認為比較簡單地便可征服大宛。可是前後經過了五年，傾國力以赴的大遠征之真正目的，究竟何在？

第一個應該考慮的，當是與匈奴的關係。他們雖然說已由綏遠地方，被逐往戈壁沙漠之北，但在西域方面，則仍未受到任何打擊。羅布泊西北的樓蘭等，於公元前一〇八年，雖在漢軍討伐之後，仍向匈奴及漢帝國雙方分送人質。「由烏孫到安息的諸國，畏懼匈奴較之漢使方面為尤甚。」

為打破此種狀態，除行使武力之外，別無他途。據法盧文書所示，樓蘭是克樓來那的首譯，位於羅布泊之西北岸，當時它正是位當南北兩道分歧點的綠洲國家。

第二，應當思想者是當時的貿易實情。漢帝國的豐富物產，對西域諸國，自具有相當引誘力。尤以絲綢之類為然。惟大規模之貿易使節，不斷地前來西域各國，帶來數量極多的絲綢之類，則市況立即惡化，急速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屬當然之歸趨。由官民募集而來的志願貿易使節，多為具有夢想一攫千金外出發財根性之人，至於貿易上所經常發生的衝突，則尤有致市場於混亂之原因，此外，塔里木盆地沿途小綠洲國家，對於供給他們資料、乘馬以及其他供應，似亦成為一大負荷。

由此觀之，征伐大宛的意義，業經非常明瞭。其所以然者，因為大漢帝國

可以藉着誇示其巨大的軍事力量，而改善貿易條件，擴大貿易市場，同時並可藉以打擊匈奴勢力，當是無可置疑的。

遠征大宛

遠征大宛是冒着非常的困難而強力推行的，但也有其相當的效果。

以大宛為首，沿途各國都以國王的子弟為人質，用以表示服屬漢帝國之意。長城西端之敦煌，不僅擁有玉門、陽關二關，做為中國西北之門戶，且自敦煌前進穿過白龍堆沙漠，一直到西邊的羅布泊，都設有亭障，以防隊商遭受匈奴之襲擊。亭障亦分設於長城各處，亭為軍隊之分駐所，障則為屬於亭的瞭望哨。

漢代之亭障和玉門關、陽關，以及敦煌附近的長城遺跡，經斯坦因之調查，業經明瞭，戍屯軍隊的生活，也從這些遺跡中所發現之遺物與木簡等，而得到了具體的了解。特別是自河西北邊，位於長城東部額濟納河流域（居延）一帶，於一九二九—三〇年，由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發掘的木簡，其數最多，足以補文獻之不足。

在羅布泊之西，沿北道之輪台、渠犂等綠洲，自遠征大宛之後，配置了數百名屯田士兵，在使者校尉指揮之下，負擔維持治安與生產糧食之責，供給來自中國的貿易使節，以及往來於中國與西域諸國之間的隊商之食糧。輪台為庫車之東方，渠犂為焉耆附近庫爾勒的綠洲。匈奴為了位處交通要衝之樓蘭的歸屬問題，雖在遠征大宛之後，在長久時間內仍與漢朝相爭。然於公元前七七年，漢朝終於征服了樓蘭，改國名為鄯善，開屯田於其領土之內。這一駐屯地點一直存在到四世紀的前半之事實，已由大谷考察隊於其遺跡所發現之資料文件，予以確證。斯坦因也自樓蘭遺址到庫爾勒羅布泊沙漠的許多地點，發現了用粘土和木材所造的古代亭障之跡。文獻中雖無記載，但它是漢代為防衛北道而建者，則是不會錯的。

由於樓蘭之被征服，絲路的南北兩道，都被置於漢帝國的勢力之下。然漢雖護衛南道有成，但未能盡行控制北道。這是因為在準噶爾擁有根據地的匈奴，以吐魯番（姑師、車師）為前進基地，仍在執拗地伺機恢復失地。北道的屯田與亭障之建設，也都是為了對抗這種威脅。但在征服了樓蘭之後，漢帝國續與匈奴激烈地爭奪領有吐魯番，於公元前六〇年，卒使匈奴日逐王屈服。日逐王為住牧於準噶爾的匈奴首領，其地位相當於匈奴在中亞之總督。

這一事件亦即意味着大漢帝國之完全制壓了西域。這年在庫車東方的烏壘城，首次置西域都護，自非偶然。日逐王的徵稅官僮僕都尉，當然亦被廢止。接着於公元前四八年，復於吐魯番配置戊己校尉，屯田於高昌壁。此亦即後來漢民族的殖民國家，而盛極一時的高昌國之起源。

漢朝對西域之經營

西域都護為各地屯田軍之總指揮官，它是繼承了前此的使者校尉之職務。惟「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其職責既如此，故除規制塔里木盆地的綠洲諸國外，似尤在監視諸外國及遊牧民族之動向。據說綠洲諸國，王侯以下的主要人員均佩漢印綬。但待之如屬國，僅屬名義上之事，雖租稅亦未徵收。西域諸國其所以比匈奴之支配，尤為歡迎漢帝國之支配者，其原因在此。隨時代之推移，部份國家已由中國直接支配。不過由漢代到清代，絲路的防衛，在目的方面，中國對支配西域的基本姿勢，可說並無任何變化。

不過，事實上這些綠洲諸獨立國家，對於漢帝國——直接是對西域都護——也有某種義務。其一是包括官隊商和軍隊，對漢帝國的使節供給食糧及其他物品。另一件即為提供軍隊。此由西域都護甘延壽和西域副校尉陳湯，在屯田軍隊以外，曾動員「西域各國之兵」，以征討因內部權力之爭，而逃往康居之匈奴一名單于（公元前三十六年）之事，獲得證明。

大月氏及貴霜王國

繼續七〇年間的漢帝國之西域支配，由於王莽篡漢的混亂期，而一時中斷。後一六年廢止西域都護，漢王朝的軍隊亦行撤退。匈奴勢力遂乘機立即進入西域。

然中興後的東漢，在絲路政策上，並無一定方針，正如歷史所形容的「三通三絕」，由於國內事故，在積極性方面更為欠缺。這對南北分裂（四八年）為二的匈奴，已失去曩昔程度的氣勢。又，以阿爾泰地方為根據，企圖繼續作最後抵抗的北匈奴，也躲避東漢的攻勢，於一世紀末以後，亦呈現了捨去草原地帶，漸漸向西移動之勢。於四世紀侵入歐洲的芬族，即其子孫。南匈奴方面，至東漢時已成其屬國。而貼近長城附近居住了。在這裏是南北兩勢力的對立，我們再看看在其旁的西域舞台。

畢生為匈奴導還絲路而盡瘁的班超將軍，以及繼承其事業的班勇父子，一經出現，便有了引人注目的活動。尤其是班超，他率領西域各國軍隊，擊退了大月氏、實即貴霜王朝之侵入軍（九〇年），派其部將甘英出使羅馬帝國領土敘利亞（九七年），使其探詢絲綢貿易之實情，表現至為活躍。西方對絲綢的最大需要者，為羅馬帝國，加上了它的繁榮，致使東西貿易愈益發達，此中並無任何不可思議之處。

在此必須先交代一番的是，自敦煌通往哈密而達吐魯番，並從該處開闢連向北道（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譯者）通路之軍用路，實為紀元前後之事。不過這條避開難於通行的白龍堆沙漠之新路，當匈奴勢力強盛時，也很不容易利用。

但當班勇自北匈奴完全奪回吐魯番地方，將經營西域之中心置於此處後（一一五年），纔實際地得以利用。此路其後漸漸發達為陸商路，於四世紀時，甚至成長為代替經由樓蘭舊路的道路了。

中國稱貴霜王國為「大月氏」。後漢書西域傳對這件事的解釋，有種種問題，不易說清，但我認為說它是從原大月氏之吐火羅人所建的國家，似無不可。從大夏到巴達克山，那就是說，在「吐火羅人之國有過好幾個君主（翕侯）」，其中一位叫做庫鳩拉、卡多非塞斯之人，於一世紀之初曾經統一了這一方。這是貴霜王國引以為傲的。

他的兒子威瑪·卡多非塞斯，把統治範圍擴大到阿富汗、北印度和西北印度。又西破安息，北面征服了粟特地方。越帕米爾出至塔里木盆地，為班超所敗，亦正是這個時候。其後所出現者是卡尼修卡（閻膏珍？）王。其在位年代，為二世紀中葉，此早已為一般所知，然據最近研究，其確實在位時期乃一四三—一七三年。卡尼修卡王時代，實為貴霜王國之最盛期，都城即在今之白沙瓦，古稱普魯夏普拉。在印度方面，它的支配力量達到了瑪茲拉（印度中部）、北至錫爾河，東沿西域南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譯者）自和闐更抵其東方。這是因為東漢的防衛力量，轉趨薄弱所致。

健陀羅美術以這一時期為最盛。雖然前此一般簡單地以為健陀羅美術，不過是希臘風格的佛教美術，但現在則以它是幅度更為寬廣的、結合中國和羅馬，東西文化交流之所產的看法，更為有力。

羅馬人眼中的「絲綢」之謎

在健陀羅美術中也可以找出其影響之羅馬帝國的人士，他們對當時東方世界的看法怎樣呢？西方自古對中國有「支那」（秦）「色力克」Serium 兩種稱呼。支那來自「秦帝國」，已屬確定。色力克與「Sera」同以Ser為語根，而Ser亦係諸漢字「系」之音。但最初作大規模絲綢貿易的中繼者，還要算是匈奴了。蒙古語呼絹綢為Sirkel，與此相近的匈奴語，向西方作了廣泛的傳播。無論就那一說來講，都是因緣於絲的特產品「絹、綢」等物，而茫然將中國人呼為Sees，復稱中國為色力克了。

「色力克」這名稱，在羅馬自公元前一世紀時起，即行使用，而到了公元一世紀，自帝政期的初期起，更特別盛行使用起來。因為當時「絲路」已經完全開拓，決非偶然。希臘地理學家斯特累波Strabo雖亦稱「深目高鼻」之西域人為Sees，但結局在漢帝國經營絲路之前，這種中繼者自然也被包括在內了。更中繼羅馬與中國之絲綢貿易者，則為安息人。以前甘英想從敘利亞前往羅馬，其所以遭受妨礙，也是由於有人不喜歡中國與羅馬實行直接貿易之故，按諸史實，據後漢書大秦（羅馬）傳，羅馬商人為躲避安息的妨礙，乃從事自海上與東方貿易。安息的妨礙，其為促進開發海上「絲路」之張本乎？

一世紀中葉寫成的「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Periplus maris Erythraei)，這本書，簡言之，已成了印度貿易指南，自該書所記可知其間來自海上的羅馬商人，是和貴霜王國交易的。更企圖直接和中國作絲綢貿易的羅馬人，於

一六六年，不辭辛勞地自遠方繞過馬來半島，來到了中國。大秦王安敦（羅馬皇帝馬爾卡斯、安東尼）的使節來朝，後漢書西域傳有其記錄。

給絲路命名之李希霍芬，是在比較狹窄的意義之下，為通過西域的隊商道路，使用了這一稱呼，但目前普通已將自中國經中亞綠洲地帶，橫貫伊朗高原北部，自伊拉克出敘利亞，更經海路或陸路抵達羅馬本國之長大路線的全體，母寧均被稱為絲路了。

經由這樣遙遠的路途，而輸運往羅馬帝國的絲綢，當然是一種非常的貴重品，據傳它是幾乎用等量黃金，方能交換得到的。羅馬人對外貿易使用大量金（銀）貨幣之事，不僅還有記錄，甚至說印度、阿富汗、東南亞等各地、連中國本土的陝西省靈石縣，都有實物發現，可資證明。據愛利脫利亞周航記的記載，中國的絹，除生系、絹織物之外，似亦做原綿而輸出。漢會稽贈匈奴縵絮，「縵」為絹織物之總稱，「絮」則相當於綿。Ser的語源為系之說的有力理由，是絹主要乃以生系之形狀，輸往羅馬領有的東方，因為在敘利亞、小亞細亞等地，也曾有過織造薄絹的記錄。但二三世紀時，曾從繁榮的東西貿易中繼地之敘利亞沙漠中的綠洲都市國家帕爾密拉遺跡，發現酷似樓蘭產地的漢代的綾子，和較厚的縵子。在敘利亞提爾斯使用從貝殼所取的特殊染料，所染成的深紅色絹綢，最為羅馬上流階級所愛好，後來竟成為禁止宮庭以外使用的物品。

胡服、胡坐、胡舞

絲綢就這樣從中國到了西方。那麼，有什麼東西從西方進入了中國呢？在上文裏曾說過，凡帶有「胡」字的植物，幾乎均來自西域，或經西域而流傳到漢代以後之中國，葡萄和安石榴也是如此。「安」為安息之略，這表示它起源於安息。又前章曾提到自西域輸入名馬之事，馬的飼料苜蓿，也同時帶進。獅子是用伊朗語表示獅子意思的音「西爾」。在絲路開通之前，知道梵語系獵豹的名稱，其實那是種空想的姿態，到後來看到了實在的東西，纔將牠叫做獅子。

從羅馬帝國無疑也傳進了地中海的珊瑚和玻璃器皿。自曾為貴霜王國領內阿富汗的貝格拉姆地方，有早秦時代的中國漆器，與多數羅馬玻璃同時出土，令人緬想當時興盛的東西文化交流之跡。安息獻給漢朝宮庭的「犂鞞眩人」，殆為亞歷山卓之奇術師、雜技演員之類。誠如金字塔內部壁畫所顯示，埃及老早便為一奇術與雜技發達之國。

後漢靈帝（一六八—一八八在位）對「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笙篳篥、胡笛、胡舞等一切胡風事物，無不嗜好，都之貴族無不倣效」。伊朗趣味、西域趣味之流行，至唐代而益盛，以言其兆候，蓋自後漢時代起，便已出現了。

佛教的長途旅行

在這種西域趣味流行之中，佛教的傳來，也許是過於大胆。不過，在來自西域的隊商之中，有佛教信徒，並偶爾也有僧侶在內之事，不難想像。與此等人士多能交往者，多屬貴族。倘屬如此，則在其間早被廣泛信仰的各種神祇之中，不知於何時竟接受了釋迦牟尼為來自異域、且最有靈驗的佛祖，自屬可以完全想像之事。後漢明帝時（五八—七五年在位），楚王英（英為光武子），據記錄有將「黃帝老子與浮屠同祀之事」，此即很好的說明。

據此記錄以觀，至遲於公元前後時，佛教應已傳入中國。比較古老的佛教傳來的傳說，也是指着這一時期。不過這仍屬於傳說，尚不能成為確實的證據。何況在西域的佛教遺跡中，尚無三、四世紀以前的東西，所以楚王英的話，也有是後代佛教徒捏造而成的傳說之虞。現在可以得的較為確實者，即下文所說明的後漢之末，於二世紀後半以後，佛教方在中國廣泛地傳播開來之事而已。

話雖如此說，但這也並不是說佛教在此期間，流行於西域之事，毫無證據。譬如公元前一世紀中葉的希臘歷史家在其所遺留下來的記錄中說，在大夏地方有沙馬內 Samani。沙馬內在庫車語為夏瑪內，亦即佛教所謂之沙門是也。公元前三世紀中葉，阿育王保護佛教，在各地建立刻有基於其佛教精神的施政方針之碑文，並派教師到錫蘭島和希臘世界，為衆所週知之事。近年在阿富汗的堪喀哈爾地方，又發現了愛育王用希臘文字撰寫的碑文，也證明了上述的事實。因之，於其後，越過與都庫什傳往大夏和粟特地方之佛教，更推廣至帕米爾以東，而於公元前後傳來中國之事，亦非無可能。不過佛教之在西域流行，未能如佛教或其相近之宗教，那樣興盛而已。

然自二世紀中葉以後，安世高、支婁迦讖、支謙、康孟詳、康僧鎧與佛教僧侶，相繼前來中國，從事布教譯經工作，佛教因之急速地傳遍了中國人之間。「支」是大月氏，亦即吐火羅人，「安」是安息人，「康」是粟特人，每人均屬出身貴霜王國的領內，或為受其支配影響之地方的人士。這無疑是與愛育王同屬有名的卡尼修卡王的保護佛教政策，促進西域佛教的結果。貴霜王國的佛教，完成了它那富有國際色彩的大乘佛教，也對於此種情勢有所幫助。尤其是以希臘、羅馬風格的神像為模範，開始鑄造佛像的健陀羅美術，由於把禮拜的對象具像化起來，似於佛教發生了很大的效果。

後漢一下級地方官寧融（？—一九五），侵吞租稅，用以建造寺廟，做黃金佛像，集衆人供誦佛經，這說明當時社會陷於不安與戰慄之中的民衆，該是怎樣熱心求助於宗教的救濟。這一能收容三千人的大廟，它究竟是何形狀，無從得知。不過既說是壯麗的樓閣建築，也許就是官署宮殿一樣の木造兩層建築物了。「寺」字的本身，雖僅為佛教寺廟之意，但原來也是衙署之意。一般而言中國之佛塔，多不用磚石粘土製成半球形伏鉢，再在其上覆以重層的相輪之印度、西藏式。或在該種形式傳至中國之前，中國人已有了自己發明設計的佛寺的格式。

從內蒙古設盟建旗

談到毛共對盟旗的破壞

吳洛吉

一 前言

在地理上，蒙古有位於大漠以南的內蒙古及大漠以北的外蒙古。若就民族的分佈而言，大漠東北方有呼貝爾蒙古部落及布特哈蒙古部落、大漠西南方，有阿拉善額魯特蒙古及額濟納舊土爾扈特蒙古、另有青海二十九旗蒙古，大漠以西則有新疆之厄魯特蒙古。在蘇俄境內尚有布利亞特蒙古及阿爾泰諾爾蒙古。國內蒙古的境界：北與俄境西伯利亞交界，東北抵黑龍江省的外興安嶺，東至吉林、遼寧二省的柳條邊，南與河北、山西、陝西、甘肅諸省接壤，西南至青海省內的巴彥喀喇山，西至新疆省內的天山南麓。這個廣大的地區，是從古到今關係着中國存亡的關鍵地帶，雖然歷經許多變化，但在我國國防上的重要性迄未改變。因是之故，毛共竊據大陸後，乃首先建立偽內蒙古自治區。（按：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一日烏蘭夫秉承毛共之命正式成立偽內蒙古自治政府，而毛共偽中央政權則遲至兩年後始成立於三十八年十月一日）經過三十年之統治，毛共把內蒙分割的支離破碎，由原有的七盟二部，四特別旗，到目前只剩下了四個盟，其中一個還是由毛共從烏蘭察布盟分割而新設的偽巴彥淖爾盟，實際說來舊日的盟只剩下三個。究其用意何在，必須追溯滿清之對蒙措施，方克大白真象。

二 蒙古劃分內、外之由來

元自順帝退居漠北，凡十二傳至達延汗，國勢日強，汗生十一子，分據大漠南北。季子留漠北，稱喀爾喀部，共分三路，東曰：車臣汗部，中曰：土謝圖汗部，西曰：札薩克圖汗部，統稱為喀爾喀三部。迨清朝乾隆三十一年自土謝圖汗部分封三音諾顏汗，自此喀爾喀由三部增為四部。

達延汗其他諸子：圖魯博羅特、巴爾斯博羅特、阿爾楚博羅特、鄂齊爾博羅特等四人，分率部衆，越大漠南下游牧。分佈於哲里木盟、卓索圖盟、昭烏達盟、錫林郭勒盟者，被稱為「東蒙古」，清編內蒙古為盟、旗後，亦稱「東四盟」。其分佈於烏蘭察布

盟、伊克昭盟者，被稱爲「西蒙古」，亦稱「西二盟」。盟受轄於理藩院。清朝獲致蒙古之歸附後，劃喀爾喀四部爲「外蒙古」，並編車臣汗部爲克倫巴爾和屯盟、下分二十三旗，土謝圖汗部爲汗阿林盟，下分二十旗，三音諾彥部爲齊齊爾里克盟，下分二十四旗，札薩克圖汗部爲札克畢拉色欽畢都里雅諾爾盟，下分十九旗。東西蒙古統稱爲內蒙古，即東四盟與西二盟，下分四十九旗。蒙古之分內外者，由清而始。

三 滿清之統治內、外蒙古

當滿清勃興於東北之際，漠南蒙古已形成兩大勢力集團，東爲科爾沁部，西爲察哈爾部。滿人與科爾沁部及漠北之喀爾喀部結爲攻守同盟。察哈爾部之領袖林丹汗，懷恨科爾沁部之親滿行爲，乃出兵攻打科爾沁部，滿人引兵支援，因而與林丹汗發生直接衝突。其後，清太祖與喀爾喀部組織聯軍戰敗了林丹汗，因而統一內蒙古。康熙帝乃於西元一六九一年大閱兵於多倫諾爾（即現在之察哈爾省多倫縣）宣召外蒙古各部可汗及哲布尊丹巴^①等陪同閱兵，藉以顯示清軍威力。於是外蒙各部輸誠歸附。之後，清仿內蒙古之參、佐制度^②編制外蒙各旗。但內蒙古的參、佐制度係由滿洲八旗制度蛻變而來。其所不同者：滿洲編八旗軍隊駐守中國主要城市，執行鎮壓統治任務只有旗籍，而無土地之分封；蒙古各旗則封有土地，是軍隊、行政的混合編制。是故，不到三百年，滿洲八旗兵丁均同化於中國各大城市之中，而蒙古則仍保有其土地而未被同化。

四 蒙古的設盟、建旗

蒙古原由若干部落而聚成，滿清統治蒙古後，始劃分蒙古爲內外，並就蒙古之各部落分編爲內蒙古六盟四十九旗，外蒙古四盟八十六旗，指定若干旗爲一盟，劃定各旗邊界，嚴禁旗民越界游牧，使旗與旗間不發生橫的關係，藉以分而治之，易於控制。盟、旗組織概況如下：

（一）盟的機構：盟早年未設機構，三年或五年，盟長集合盟屬各旗札薩克（即旗長）會盟一次。後來盟務日多，乃組織盟長公署，設盟長、副盟長各一人，其人選由清理藩院將本盟札薩克中年高資深有才識者列冊奏請皇帝簡放。後來因移民開墾蒙地，爲處理墾務增設幫辦盟務一人。設備兵札薩克一人，以統全盟軍務，盟長公署多設於兼任盟長之旗札薩克衙門內。北伐成功，國府奠都南

註① 喇嘛教四大教主之一；達賴喇嘛主前藏、班禪額爾德尼主後藏、哲布尊丹巴主外蒙、章嘉呼圖克圖主內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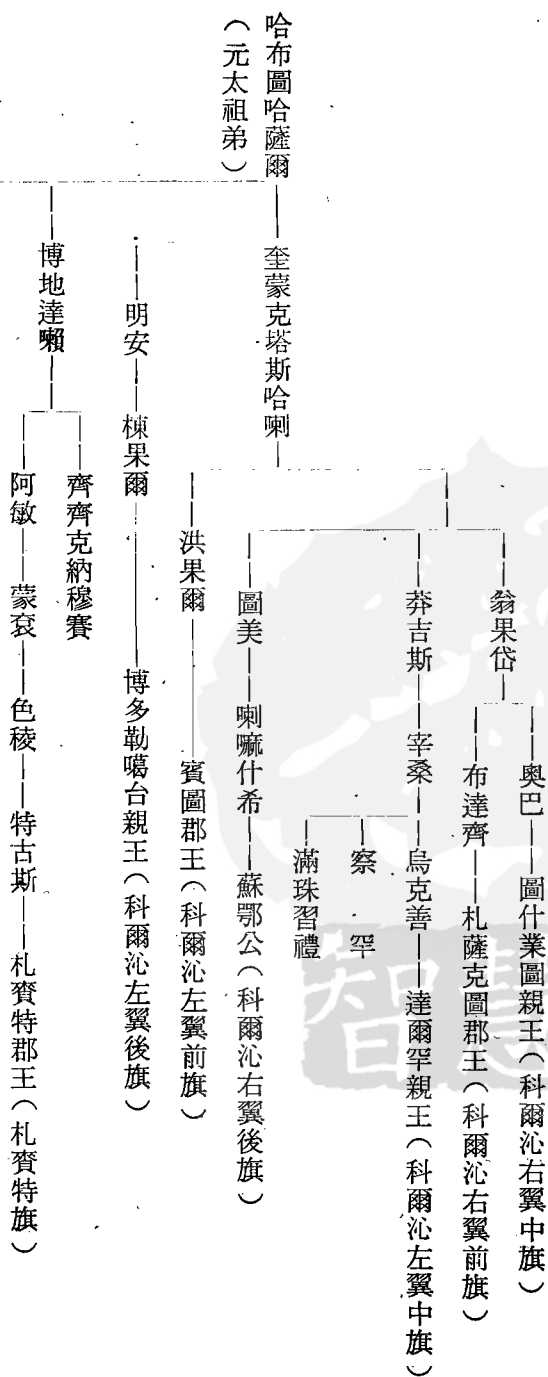
註② 內蒙各旗男子年在十八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編爲適齡旗丁，上冊，每三丁發馬甲（軍裝）一套。遇出征，派二丁，一丁留守。十戶設什長一人，負稽查、約束十戶之責。每百五十丁編爲一佐，設佐領一人，丁增則增設佐領，丁減則汰減佐領。合五佐爲一參，設參領一人。如有六佐，則增設參領一人。參領受札薩克（旗長）之指揮監督。

京，明定盟公署改稱盟政府，直隸行政院，盟長副盟長以下設總務、政務兩處，分科辦事。^③

(二) 旗的機構：旗隸屬於盟，置札薩克一人（世襲），總理旗政，札薩克另封有爵位，視其對清廷之功勳，分封為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台吉等不同爵位。札薩克之下，置陶司喇齊（協理）一人，大旗二人，協助札薩克處理旗政。協理由札薩克從貴族中檢選呈請中央政府任命之，另置與協理地位相等之札噶爾齊（管旗章京）一人，掌理民事，此職由札薩克遴選才能之士任命報備，不限貴族，下設梅倫一人，掌管軍事，再下設筆帖式，辦理文案，驍騎校，辦理庶務。旗機關，早年稱札薩克衙門，後稱旗公署，國府奠都南京後，改稱旗政府，札薩克以下設旗務委員若干人，旗政府分科辦事，將旗屬軍隊改稱保安隊^④。

五 內蒙古盟、旗之世系

(一) 哲里木盟世系：該盟原為：郭爾羅斯部、杜爾伯特部、札賚特部、科爾沁部四個部落。清編郭爾羅斯為前、後二旗，杜爾伯特為一旗，札賚特為一旗，科爾沁為左右兩翼，各分前、後、中三旗。該十旗一同會盟，定名為哲里木盟。其世系略譜^⑤ 如次：



註③④ 見民國二十年國民政府公佈之蒙古盟、部、旗組織法。

愛納噶——阿都齊——色稜——杜爾伯特貝子（杜爾伯特旗）
烏巴什——莽果——布木巴——南郭爾羅斯公（郭爾羅斯前旗）

圖穆——莽塞——恭格喇布坦——北郭爾羅斯公（郭爾羅斯後旗）

畢里哀鄂齊爾——北郭爾羅斯一等台吉

（二）卓索圖盟世系：該盟原爲土默特部、喀喇沁部兩個部落，清編土默特爲左、右翼二旗，喀喇沁爲左、右翼及中旗三個旗，該五旗一同會盟，定名爲卓索圖盟，其世系略譜⑥如次：

巴勒布冰圖——土默特右翼附旗貝子

元太祖——噶爾圖——鄂木佈楚爾——固木——瑪尼巴達喇——土默特右翼貝子（土默特右翼旗）

莽古岱——善巴——卓里克圖——土默特左翼旗貝勒（土默特左翼旗）

札爾楚台——濟拉瑪——和通——蘇布地——固魯蘇奇布——班達爾沙札什——喀喇沁右翼郡王（喀喇沁右翼旗）

（元重臣）——萬丹偉徵——格呼勒

們都——喀寧阿——齊齊克——瑪哈巴喇——喀喇沁中旗輔國公（喀喇沁中旗）

色稜——善巴喇——丹巴多爾濟——喀喇沁左翼貝勒（喀喇沁左翼旗）

（三）昭烏達盟世系：該盟原爲翁牛特部、阿魯科爾沁部、敖漢部、札魯特部、喀爾喀左翼部、奈曼部、克什克騰部、巴林部八個部落，清編翁牛特爲左、右翼二旗，札魯特爲左、右翼二旗，巴林爲左、右翼二旗，其餘阿魯科爾沁、敖漢、奈曼、克什克騰、喀爾喀左翼各部，每部各編一旗，共十一旗一同會盟，定名爲昭烏達盟，其世系略譜⑦如次：

十五世

阿爾楚博羅特——和爾齊哈薩爾

烏巴什

巴顏達爾伊勒登忠登——內齊——尙嘉布——札魯特左翼貝勒
都喇勒諾顏——色本——桑噶爾——札魯特右翼貝勒

元太祖

註⑤⑥⑦⑧ 見日本關東都督府編東蒙古

(四)錫林郭勒盟世系：該盟原爲烏珠穆沁部、浩齊特部、阿巴嘎部、阿巴哈諾爾部、蘇尼特部五個部落。清將該五部每部編爲左、右翼二旗，共爲十旗，一同會盟，定名爲錫林郭勒盟，其世系略譜^⑧如次：



博弟阿拉克

翁袞都拉爾

綽克圖

色稜

烏珠穆沁左翼貝勒

多爾濟

烏珠穆沁右翼親王

奇特塔札幹杜稜土謝圖

噶爾瑪色旺

浩齊特右翼郡王

元太祖——圖魯博羅特——庫登汗——

班弟墨爾根楚琥爾

奇特塔昆德稜額爾德尼車臣楚琥爾

博羅特——浩齊特左翼郡王

布爾海楚琥爾——塔巴達爾漠和碩齊——騰機思騰機特——蘇尼特左翼郡王

庫庫齊特墨爾根——布延暉——

綽爾袞——素寒——

蘇尼特右翼郡王

布格博羅特——巴雅思瑚布爾特——塔爾尼庫同——布達什里——

都思噶爾祖額爾德尼圖們——阿巴嘎右翼郡王

多爾濟

阿巴嘎左翼郡王

諾密特默克圖——

色稜墨爾根

阿巴哈諾爾右翼貝勒

棟伊思喇布

阿巴哈諾爾左翼貝勒

(五)烏蘭察布盟世系：該盟原爲四子部落、烏拉特部、茂明安部、喀爾喀右翼部四個部落，清編烏拉特爲左、右翼及中旗三旗、四子部落、茂明安、喀爾喀右翼三部爲三旗，共六旗一同會盟，定名爲烏蘭察布盟。其世系略譜⑨如次：

註⑨ 參照清張穆著蒙古源流記（卷五）編製

元太祖

弟
哈布圖哈薩爾——錫拉奇塔特——

(十四世孫)
諾延泰——

索諾木

鄂木布

伊爾札布——

賴噶孫鄂木布——

鄂班(烏拉特前旗之祖)

布爾海——

巴爾賽孫巴圖——

(烏拉特中旗之祖)

(曾孫)

色稜——巴克巴海(烏拉特後旗之祖)

(六)伊克昭盟及歸化土默特旗世系：該盟原為鄂爾多斯部，清編為鄂爾多斯左翼前、後、中三旗，右翼前、後、中、前末四旗，共七旗一同會盟，定名為伊克昭盟另有稱內屬蒙古之歸化土默特旗(直屬理藩院不屬盟轄)，其世系略譜⑩如下：

元太祖——順帝——特古斯特穆爾汗——哈爾古楚鴻台吉——阿噶巴爾濟吉農——哈爾楚克台吉——巴延蒙克——達延汗——巴爾斯博羅特——

——衰必里克圖吉農——鄂爾多斯部(伊克昭盟七旗)

——阿拉坦汗

歸化土默特蒙古

(七)察哈爾部世系：該部為明末清初內蒙古西部之一大勢力集團，其領袖為元順帝十七世後裔林丹汗，汗欲復興舊業，圖抗滿清，失敗後西走青海而亡，其子孔果爾額哲率部降清，賜封親王，其後額哲季弟乘康熙十三年吳三桂之叛亂圖謀反清，被清軍收平，削除爵位，指定其部眾游牧於宣化、大同之邊外，分編左、右翼八旗四牧羣，不設札薩克，旗設總管以治其民，旗屬都統(滿人)統轄，而不設盟，以示懲罰其叛亂之罪。迨民國二十三年中央核准察哈爾部為盟，在此之前曾核准太僕寺左、右翼及明安、商都四羣、為四牧場，至三十七年核准建旗。其世系略譜⑪如下：

——多爾濟——車根嗣(茂明安部之祖)

(十六世孫)
格塔森札札賚爾璘——

諾諾和偉徵諾顏——

阿巴泰(中路土謝圖汗之祖)

阿巴琥——喇琥里——

木塔爾

巴什圖

札木蘇

(喀爾喀右翼之祖)

額璘沁

註⑩⑪ 見日本中島鍊著蒙古通志

元順帝

— ① 阿台錫里達喇汗

— ② 特古斯特木爾汗

— ③ 恩克卓里克圖汗

— ④ 額爾巴克汗

— ⑤ 額勒錘特木爾汗

— ⑥ 德勒伯克汗

— ⑦ 摩倫汗

— ⑧ 岱總汗

— ⑨ 蒙克勒古塔青吉斯汗

— 哈爾古楚鴻台吉 — 阿塞台吉

— 阿噶巴爾濟濟農 — 哈爾楚克台吉 — 巴延蒙克 — ⑩ 達延汗

— ⑪ 滿都固勒汗

— ⑫ 達賚遜 (浩齊特) — 庫登汗 (之祖)

— ⑬ 圖們札薩克圖汗

— ⑭ 莽和克台汗

— ⑮ 林丹庫土克圖汗

— ⑯ 孔果爾額哲 — ⑰ 阿布爾國除布爾尼

— 察哈爾八旗

— ⑱ 博迪阿克汗

— 庫克齊圖墨爾根 (蘇尼特之祖)

— 翁袞都喇爾 (烏珠穆沁之祖)

圖魯博羅特

— 納密克 (敖漢、奈曼之祖)

烏魯斯博羅特

— 袞必里克濟農 (鄂爾多斯七旗之祖)

巴爾斯博羅特

— 阿拉坦汗 (歸化土默特之祖)

阿爾楚博羅特

— 昆都楞汗

阿爾楚博羅特

— 和爾朔齊哈薩爾

鄂齊爾博羅特 (克什克騰部之祖)

烏巴繖察

格埒森札賚爾 (外蒙喀爾喀四部之祖)

註：() 內一至十九數字乃汗系統繼承之順序

從內蒙古設盟建旗

談到毛共對盟旗的破壞

吳洛吉

六 清末民初的內蒙古

一九〇七年清廷改變對內蒙古的政策，設置奉天、吉林、黑龍江三個行省，將內蒙古最富庶的科爾沁六個旗，劃入了奉天省，郭爾羅斯後旗、杜爾伯特前旗、札賚特旗及伊克明安特別旗、布特哈部、呼倫貝爾部劃入了黑龍江省，郭爾羅斯前旗劃入了吉林省。改變了過去隔離漢蒙來往，所謂保障蒙古人民游牧生活（按：實際上是限止蒙古人的發展）的政策。因而發生省縣與盟旗的土地糾紛、及事權的爭執，這種糾紛從北洋政府時代中經日本侵據時期直到光復以後，從未間斷過。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件曾經惹起軒然大波的措施是：民國十七年全國統一後，國府誤信邊吏主觀武斷主張，未經徵詢內盟、旗意見竟將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諸特別區改建行省。將內蒙古的卓索圖昭烏達二盟劃屬熱河省，錫林郭勒盟、察哈爾左翼四旗、四羣劃屬察哈爾省，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及察哈爾右翼四旗、歸化土默特旗劃歸綏遠省，阿拉善額魯特旗及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劃歸寧夏省，於是形成了內蒙古的名、實俱亡，因而造成了省縣、盟旗糾紛的變本加厲，由於邊省主席；多由擁兵軍人兼任，權勢薄弱之盟旗，自難得直。於是激起全內蒙官民的反對，要求政府遵循國父遺教，准許內蒙古自治直屬中央，其主要目的即為擺脫邊省的壓迫與剝削。國民政府採納內蒙各地的意見，遂於民國十九年召開蒙古會議於南京，出席代表有內蒙古各盟、旗代表及邊省代表，通過盟、旗治理蒙古人及省、縣治理其他居民為原則的「蒙古盟、旗組織法案」。嗣經立法院修正為「蒙古盟、部、旗組織法」。於民國二十年公佈施行。這項法令包括原內蒙古（即東四盟西二盟）及布特哈、呼倫貝爾、新疆蒙古、青海蒙古。其範圍已超出清代所劃分的內蒙古之範圍。故自

民國二十年後，只有「蒙古」與「外蒙古」之稱。「內蒙古」之稱似不存在，自毛共竊據後，外蒙古獨立妄稱「蒙古人民共和國」，世人簡稱爲「蒙古」，內蒙古組織僞「內蒙古自治區」，簡稱「內蒙古」，與吾人所習稱者有別，應注意及之。

七 毛共竊據後的內蒙古

毛共竊據東北後，在其僞政權尚未建立前，即着手成立僞內蒙古自治機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於張家口，由毛共黨徒烏蘭夫^②主其事。在此之前民國三十四年日軍投降後東蒙博彥滿都、哈豐阿^③等亦在王爺廟組織「內蒙古人民解放運動會」，三十五年成立「東蒙古自治政府」。其後二僞組織合流，於三十六年改組爲「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其轄區最大時期，達到一百八萬三千平方公里、「文化大革命」後，逐漸縮小，目前只剩下四十五萬平方公里。在此期間，盟、旗的設廢，名稱的改變、合併、隸屬的更易，極爲曲折複雜，爲自清初劃定盟、旗以來，數百年間絕無僅有之大變動，茲爲易於明瞭起見，就其改變之情形列表於次，備供參閱，并附該僞自治區轄區最大時期及縮小時期略圖各一如後：

經毛共擅改之內蒙古盟、旗一覽表

原盟部名	原 旗 名	新設盟名	新設旗名	合併	劃分	改 名	原 屬	改 屬	撤 銷
呼倫貝爾部				41年合併		第一次： 呼倫貝爾納文慕仁盟 第二次： 呼納盟 第三次： 呼倫貝爾盟	內蒙古自治區	58年改屬黑龍江省	原布特哈部撤銷
布特哈部							呼倫貝爾部	呼倫貝爾盟	
			39、12成立 喜桂圖旗	原呼盟索倫旗之部分布特哈部布特哈旗之一部合成			呼倫貝爾部	呼倫貝爾盟	

註② 土默特特別旗人、漢名雲澤早年畢業於北京蒙藏專門學校中學部，後留學蘇俄，歸國後爲毛共秘密工作。爲文革前毛共之主要少數民族高級幹部之一，現任僞人代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註③ 二人均爲哲里木盟人，曾任僞滿興安分省長及廳長等職。毛共初據內蒙古時，曾臨時利用，後被整肅，下落不明。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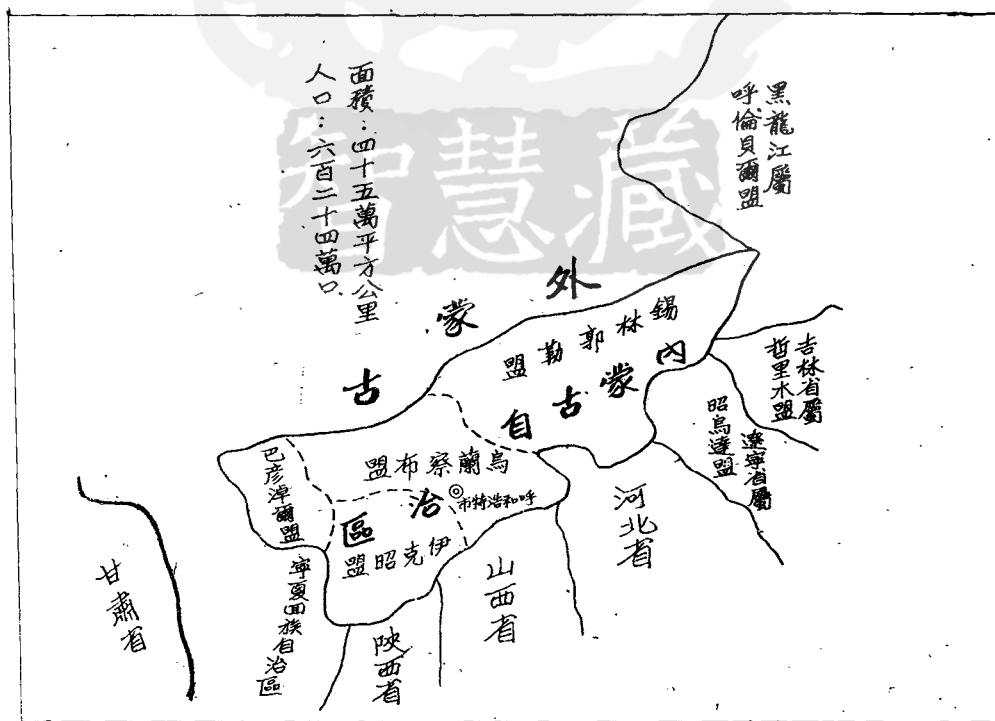
察哈爾盟	阿巴嘎右翼旗	併39年12合	第二次：改稱西部聯合旗 第三次：改稱 (1)阿巴嘎旗 (2)阿巴哈諾爾旗	錫林郭勒盟	烏蘭察布盟	撤銷47年10月
蘇尼特右翼旗				錫林郭勒盟	烏蘭察布盟	
商都旗	察哈爾左翼鑲黃旗	39年合併	一次：商都鑲黃聯合旗 二次：鑲黃旗	察哈爾盟	錫林郭勒盟	
太僕寺左翼旗	太僕寺右翼旗		一次：太左旗 二次：太僕寺旗	全前	全前	
明安旗	察哈爾左翼正白旗	39年合併	明安太右聯合旗			撤銷44、12
察哈爾左翼鑲白旗	察哈爾左翼正藍旗	39年合併	一次：正白鑲白聯合旗 二次：正鑲白旗	察哈爾盟	錫林郭勒盟	
察哈爾右翼正黃旗	察哈爾右翼正紅旗		45改稱：正藍旗	全前	全前	
察哈爾右翼鑲紅旗	併43、1合		43、1改稱：察哈爾右翼前旗 後旗	全前	全前	
察哈爾右翼鑲藍旗			改稱察哈爾右翼中旗	全前	全前	
四子部落旗			39、12改稱：四子王旗	烏蘭察布盟		

特別旗	伊克明安旗	札薩克旗	郡王旗	烏拉特右旗	烏拉特中旗	烏拉特前旗	茂明安旗
土默特旗	阿拉善額魯特旗	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	36、5、 成立興	43、1、 28	41、3 月	41、3 二	39、12 新設
60年劃分	58年劃分	60年新設潮	全前	全前	全前	全前	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
土默特左旗	土默特右旗	額濟納旗	阿拉善左旗	阿拉善右旗	額濟納旗	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	烏蘭察布盟
一、原為特別左旗屬呼和浩特市	二、匪據後先右旗屬包頭市	一、原為特別左旗屬呼和浩特市	二、匪據後先右旗屬包頭市	一、原為特別左旗屬呼和浩特市	二、匪據後先右旗屬包頭市	一、原為特別左旗屬呼和浩特市	二、匪據後先右旗屬包頭市
37年撤銷	43撤銷	47、7、 24	41、3 月	41、3 二	39、12 新設	41、3 二	39、12 新設

說明：1. 本表所列只是經變動之盟、旗。未變者未予列入。故不能作為內蒙古全部盟旗一覽表閱。
3. 2. 1. 為節省篇幅起見，凡舊稱左、右翼旗，經毛共所改稱之準格爾、郡王、達拉特、杭錦、烏審、鄂托克、札薩克等旗，均為原來之俗稱，故亦不列在改稱之旗內。



圖略期時盛全區治自古蒙內僞：(一)圖附



圖略後區轄小縮區治自古蒙內僞：(二)圖附

八 毛共對內蒙古之政策的探討

從上表中可以發現毛共竊據內蒙後，合併了呼倫貝爾與布特哈二部，撤銷了卓索圖與察哈爾二盟，新建了興安與巴彥淖爾二盟，但興安盟不久即被撤銷。又於五十八年前後將呼倫貝爾、哲里木、昭烏達三盟分別劃歸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管轄。此外三十四個旗合併為十六個旗，七個旗撤銷，三十八個旗改稱，三十個旗改屬，新建三個旗，又將兩個旗各劃分為兩個旗。此種混亂的變動，完全未顧及蒙古各盟旗的世系傳統，當然更未理會蒙古人民的意願。這種支離破碎的分割，全憑毛共獨裁者之意旨為準。毛共對蒙古之政策，大體上是師承滿清的對蒙政策而來，不過兩者目的雖同，而手法卻異。按滿清之編制內外蒙古為若干盟、旗，係依其原部落之世系而分編，即化為小化整為零，使其易於控制，並明白劃分旗界，嚴禁蒙古人越界游牧，各旗不准發生橫的關係，免其團結一致，壯大起來，貽為邊患，藉收分而治之之效。另一面則鼓勵蒙古人迷信喇嘛，禁習漢文、漢語，不准漢蒙通婚，藉以減少蒙古人的繁殖，同時亦改變了蒙古人尚武進取的精神，因而消弭了北部的邊患達三百年之久。但亦由於此而使外來勢力輕易的伸入了外蒙，固非清人始料所及也。

毛共竊據大陸之前有以「蒙古、西藏、回疆有與中國本部結合或脫離之權利」^⑭為號召。以示其對少數民族之開明與進步。但當其初據內蒙古時，外蒙古在名義上雖已獨立，實由蘇俄操縱，毛共亦曾投入大量經援及勞工^⑮甚至不惜將邊界領土無條件的大量讓與外蒙^⑯。期能誘使外蒙疏俄親毛，但由於蘇俄侵略之魔掌，已緊握外蒙，致其利誘辦法，未能奏效。其次，毛共本欲以內蒙古影響外蒙古，故擴大偽自治區之範圍，用蒙籍共幹烏蘭夫等當權作主。將熱河、察哈爾、綏遠三省建制撤銷，以平民國十七年熱、察、綏三特別區建省所予蒙古人的激憤。其實這不過是一種障眼法，除挽救在盟旗之間的縣外，其他靠近南部的各縣都併入了鄰省、偽自治區并未得到多少。其後，由於毛、俄交惡，外蒙倒向蘇俄而仇毛。毛共深恐內蒙古受此影響力起而與外蒙古合併，乃發動紅衛兵奪權運動，將內蒙古的領導人烏蘭夫鬥倒，加以民族分裂主義的罪名。繼之將最大面積的呼倫貝爾盟（三十一萬平方公里）自偽自治區劃歸黑龍江省。最富庶的哲里木盟（六萬二千五百平方公里）劃歸吉林省，農、牧業參半的昭烏達盟（十七萬平方公里）劃歸遼寧省。阿拉善左旗劃歸偽寧夏回族自治區，阿拉善右旗及額濟納旗，劃歸甘肅省。阿拉善、額濟納姑且不論，僅以先撤銷的熱、察、綏三省的面積，及經濟價值與現在從偽自治區劃歸黑、吉、遼三省的呼倫貝爾、哲里木、昭烏達三盟相比，真是不成比例。是故撤銷熱、察、綏三省建制，併入於偽內蒙古自治區，換來了偽內蒙古自治區的主要三個大盟給省。可稱是毛共的得意傑作。在

註⑭ 見毛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偽「中國蘇維埃憲法」

註⑮ 見蒙藏委員會編蘇俄侵略下的外蒙古「自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一年期間中共給予外蒙經援總額達四億六千萬盧布，并予數以萬計的勞工人力之援助。」

註⑯ 見問題與研究十六卷二期拙文：毛蒙分界後，失地知多少。

省、縣盟、旗之爭中、盟、旗又算是輸了一次。

滿清設盟建旗的用意，雖有分而治之、漢蒙隔離、以阻蒙古之發展諸項陰謀存乎其間，但其按蒙古之原部落而設盟建旗、維護蒙古之世系於不絕，使數百年來蒙古人仍能保持其語言文字及風俗習慣，亦不為無功。今毛共則居心叵測，手段之狠毒超越滿清，擅改盟、旗區劃，故意破壞內蒙古盟、旗世系，造成三百年來罕有之盟、旗大變動。窺其用意，不外乎破壞盟、旗固有的世系，以瓦解其團結的力量，使過去旗與旗民間的家族感情趨於消滅，變成如縣與縣民間之漠不相關。此外並驅使數以百萬計的內地知識青年滲入內蒙古紮根落戶，使蒙古人的生活習慣，語言文字逐漸與漢人同化。藉此以消除少數民族之特殊性，而實現其邊疆與內地表裏一致之夢想。故其治蒙目的雖與滿清相同，但其所用方法則異。茲據西方記者報導：「……雖然中共報紙經常撰文表示已在加強蒙古文字與文化，但是在旅行中幾乎沒有看到蒙古的特色。沿途所經的車站，（按：從內蒙到外蒙途中）所看到的幾乎都是漢人，一切公眾場合使用的都是漢語……」①⑦從這段文字中更可玩味出毛共統治下的內蒙古之實況。

九 結語

據本年四月二十日莫斯科廣播稱：「三十年來內蒙古自治區的生活並不是安定的，這期間，內蒙古自治區邊界，不僅發生了一次變化，最後一次變化是在一九六九年發生的，當時內蒙古自治區的大約一半領土劃給了鄰近的省份。目前大陸上的大多數蒙古人居住在自治區境外，居住在內蒙古自治區內的蒙古人數，大約為全區人口的百分之十，大多數人是漢族居民。在內蒙古自治區內漢族人担任大部份行政和黨的領導職務。」①⑧上述報導因係出自蘇俄不無挑撥漢、蒙民族感情之嫌，但就事實而言：偽內蒙古自治區只有百分之十的蒙古居民，將偽自治區內土地最大及蒙古人口最多之呼、哲、昭三盟都劃給了省管轄，偽自治區各級黨政機構之領導人均為漢族共幹。這些都可以證明內蒙古自治區只有自治之名，已無自治之實，此與滿清時代，內蒙古的盟、旗官員上自盟長札薩克下至地方參、佐領清一色的全由蒙人充任，雖無自治之名而有蒙古人當家作主之實權者相較，實不可同日而語也。

註① 見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四、五日華盛頓郵報，「外蒙古之旅」。

註② 見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日莫斯科華語廣播。

（轉載自「問題與研究」第十六卷第十一期）

中國邊政雜誌社啓事

一、本社社長宋念慈先生自六十六年十月份起不再兼任主編職務，所遺主編一職，業經推請徐東濟先生繼任。

二、徐主編東濟通訊處為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一二二號漢宮大廈二樓東陽公司，如承

惠賜稿件，請逕寄上址。

宋念慈啓事

本人主編本刊，十三年來，備蒙各方作家碩彥，愛護指教，不勝感荷。近以健康關係，不克繼續服務，經已懇辭主編工作，另由本會請徐東濟先生接替，諸希亮鑒，順表敬意！

專載

蒙藏委員會六十六年度下半年業務概況及今後工作重點

崔垂言

六十六年五月十八日崔委員長垂言列席立法院邊政委員會全體委員會之施政報告。立法委員之質詢及崔委員長之答復，一併刊出。

今天貴委員會舉行第五十九會期第二次全體委員會，垂言謹就六十六年度下半年蒙藏業務進行情形，以及今後工作重點，摘要報告於后：

過去半年來，本會曾根據執政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各項有關決定，對蒙藏工作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做了通盤的研究，並遵照蔣主席在十一全大會政治報告中的指示——「一切作爲必須切合民衆的利益和需要」，「一切作爲必須切合復興建國計畫的遂行」，確定工作推展方向，逐步策劃實施。

對在台蒙藏同胞

目前在台蒙藏同胞，人數雖然不多，但爲本會施政的重點，所以本會從來就把照顧在台蒙藏同胞，列於各項業務的第一位。照顧在台蒙藏同胞的基本目標，在使之各得其所，尤其着重輔導青年發展和補助老年生活。

本會對在台蒙藏青年，於其受畢九年國民教育以後，即按照「蒙藏學生在台升學臨時辦法」，會同教育部輔導入學，國中畢業依其志願升入高中，高中畢業依其志願升入大專院校。本（一六五）學年度升入高中者九名，升入大專院校者三名。目前蒙藏學生在高中者，共二十七名，均爲蒙籍，在大專院校者共四十三名，計蒙籍三十四名，藏籍九名。蒙藏學生於大專院校畢業後志願出國深造者，本會輔導其參加留學考試。教育部於歷年留學考試中，均設有蒙藏公費生名額，六十五年度錄取蒙籍公費生一名。計至目前止，本會輔導出國留學之公自費生，共五十六名。其中已得博士學位者二名，已得碩士學位者十六名。

對於就讀國中、高中、大專院校的蒙藏學生，本會一律發給補助費。本學期領取補助費的共九十八名，蒙籍八十四名，藏籍十四名。其在高中及大專院校成績優良者，並發給獎學金，上學期獲得獎學金的學生共三十二名，內蒙籍二十八名，藏籍四名。其在國中成績較差的，本會對之特設課業輔導班，利用課餘入班補習。爲使蒙藏青年學習其本族語文，更補助蒙藏人士分別設立蒙文進修班和藏文進修班。

蒙藏青年求學告一段落，由本會洽請青年輔導會優先輔導其就業。其就業條件不甚充分的，本會特設置就業輔導金，使之充實就業條件，隨時尋覓就業機會。本年度會核定發給就業輔導金者九人，現仍有四人在領取就業輔導金。本會對孤寡老弱無力謀生的在台蒙藏同胞，按月發給生活補助費。一年以來得到補助的蒙古同胞計四十人，西藏同胞計十四人。對疾病殘傷無力就醫的在台蒙藏同胞，隨時發給救濟金，一年以來得到救濟的蒙古同胞計六十九人次，西藏同胞計十人次。

本會照顧在台蒙藏同胞的各項措施，經已建立由輔導青年到濟助老弱之工

作體系。今後將加強推行，並繼續改進，以期日臻完善。惟輔導青年升學就業，在本質上乃協助其獲得發展機會，至於未來成就如何，得賴個人之努力。茲就歷年工作經驗來講，大多數蒙藏青年，都能按照個人資質和志趣努力進取，而有所成就。其中職等者佔極少數，這是任何團體所無法避免的現象；但本會爲維護此極少數，會使各有關方面產生一種錯覺，誤認蒙藏青年不及格的也要升學，不稱職的也要就業。這種情形，影響蒙藏青年聲譽甚大，今後必須隨時設法矯正。他如對蒙藏同胞生活補助費的給予，尤應注意實效。生活補助費預算金額有限，而希望補助者期望甚殷。倘若受補助的條件不太充分，而領取生活補助費，則確實需要的人，自無法獲得適當的補助，這種流弊，今後必須設法杜絕。

對海外蒙藏同胞

海外蒙胞在美國紐約組織之「台北俱樂部」，經常與本會聯繫策劃進行各項反共工作。旅居西德、法國和比利時的蒙胞兩千餘人，年初曾推派代表在巴黎法國飯店舉行會議，成立「旅歐自由蒙胞團結組織」，致電本會申明擁護政府的決心。該會發言人全濟德向記者宣稱：「丁此國際逆流高漲與全世界陷入一片混沌之際，我們特別對嚴總統和蔣院長堅持反共原則，力圖端正歷史方向的偉大道德勇氣，致崇高的敬意。」此一談話，西班牙的最大報紙曾予刊載，中央社亦曾向國內報導。

對海外藏胞的連絡工作，仍以溝通意見，加強反共團結爲目標，循各種途徑積極進行。由於海外藏胞有約受了歷史因素、居留國政策以及共匪統戰滲透等影響，觀念未免分歧，自須以最大的耐心與之廣泛接觸。

旅美、旅歐藏胞，本會委有專人就地聯絡。旅印藏胞分三大系，即安多、康巴、衛藏。安多乃青海、甘肅藏胞。康巴乃西藏藏胞。衛即前藏、藏即後藏，衛藏指此兩地藏胞言。西藏抗暴，乃康巴所發動者，抗暴以後流亡印度的藏胞，以康巴爲最多。安多與康巴在印度的，約有六七萬人，成立有安多與康巴十三區反共團結委員會。民國六十年印巴戰爭發生，安康藏胞會協助印度政府抵抗共匪支援東巴基斯坦的「藏族志願軍」，所以他們和印度政府的關係，較其他旅印藏胞更爲密切。安康藏胞十三區反共團結委員會，早與政府有聯繫，本會經常予以補助。最近該委員會領導人慈珍木來函，向本會請求在台北設置辦事處，以便進一步加強工作關係。

聯絡海外藏胞，最不可忽視的，是宗教問題。西藏宗教分四大派，即薩迦派、寧瑪派、噶舉派和格魯巴派。達賴爲格魯巴派。近年薩迦派、寧瑪派、噶

舉派在海外均有發展。旅美之薩迦派教主薩迦達達達欽，近四年來與本會關係極為密切。噶舉派教主噶瑪巴，為大寶法王第十六輩，錫金、尼泊爾均尊為國師，在印度之影響力亦大。民國五十七年，噶瑪巴曾在旅印藏胞中主張加強與政府聯繫。六十四年，總統 蔣公崩殂，噶瑪巴又在印度舉行法會，於七七之內，每日邀集各寺喇嘛五六百人誦經追悼。六十五年冬噶瑪巴訪問菲律賓，對我政府駐菲人員表示，他自幼蒙總統 蔣公恩澤，終身不忘，返印後即向政府上書，頌揚反共國策和推行此國策的成就。本會正與之加強聯繫中。

對大陸蒙藏同胞

本會對大陸蒙藏的工作，仍以協調有關單位實施蒙藏語廣播，及譯印蒙藏文傳單向蒙藏地區空飄為主。經將執政黨十一全大會主席政治報告譯成蒙藏文，並根據執政黨十一全大會各有關文件，制訂「蒙藏地區政治號召綱要」，以便有計畫的加強宣傳。

執政黨十一全大會政綱第二十八條規定：「加強邊疆建設，使其與內地均衡開發。本民族平等原則，保障邊疆民族合法地位及權益，尊重邊疆民族宗教信仰與生活方式，制定自治制度，扶助其發展」。本會對政綱之執行，分三步驟：(一)研究蒙藏地區現況，(二)檢討歷年來各機關研擬之邊疆重建方案，(三)依據政綱，衡酌蒙藏地區現況，修訂原方案並擬訂新方案。第一步驟中關於蒐集並整理大陸淪陷後蒙藏地區概況資料的工作，已於去年開始進行，其中包括共匪暴政統治下之行政區劃、人口分布、資源調查、政教措施，及其少數民族政策等。至於第二第三步驟工作，現正就有關資料加以分析整理，隨時提出本會委員會研討。

光復大陸後推行蒙藏工作的利弊得失，在基本上，將取決於對蒙藏情況的了解。因此，年來本會經常致力蒐集與整理蒙藏資料。本會蒙藏資料中心，截至目前止，度藏有蒙藏文原始資料及中、日、英、俄、德、法文蒙藏資料，共一萬一千餘冊，深受研究邊疆問題學者之重視。本會編譯室，已將清十三朝東華錄中蒙藏資料輯錄完竣，現正由政府公報及公私文書中輯錄民國以來蒙藏資料，以備來日施政之參考。此外，本會又在政治大學民族社會學系及邊政研究所、中國文化學院民族與華僑研究所中，分別設有獎學金，推動蒙藏問題的學術研究。

總之，本會半年來的施政，大體言之，雖勉能達成任務，然詳加檢討，疏漏之處所在多有。敬請各位委員指教，以匡不逮。

立法委員之質詢及答復

韓同委員表示：(一)剛才崔委員長長的施政報告中提到聯絡海外藏胞，最不可忽視的，是宗教問題。本人深有同感。本席記得曾在某一個場合中建議總統 蔣公：「今天在台灣推行行政事，不能忽視宗教。」因為今天台灣各家庭，絕大多數都供有觀世音像，我們如能迎合老百姓的信仰，政事推行起來自然可以

順利多了。還深得總統 蔣公的贊許。

(二)近年來台灣的宗教界有許多不好的現象，以佛教會而言，過去本席曾敦請政府協助其修建佛教活動中心，有效的發展教務，更期有助於國民外交工作，不料活動中心成立後，反而忘了佛教會的宗旨與目的，淪為旁門左道的牟利機構。不知道政府有何輔導的辦法？以我個人所了解，蒙藏所信奉的佛教是以密宗為主，內地之有密宗，還是民初由諾那呼圖克圖的宣傳，才傳播開來。其中雖有五種階級之分，但從未見過有「僧皇」的封號。近見佛教雜誌「菩提樹」第二百三十九期所刊登一則「密宗佛法大灌頂」啓事中，就曾提及「僧皇」之封號，不知道政府過去對藏族宗教領袖是否有「僧皇」封號的制度？如無此種制度，希望行政主管機關能及時加以糾正，以免滋生無謂的紛擾。

劉錫五委員表示：(一)本人雖然是內政委員會的委員，却跑到邊政委員會來開會，不是外行來充內行，而是感到立法委員會應關心國家以至天下的大事，蒙藏面積廣大，人口亦不少，是中華民國極重要的一部分。蒙藏問題，也就是國家問題，不能因其地方遙遠和目前所處特殊的政治環境而加以漠視，是以本席今天乃是本着關切國家大事的心情來參加會議。

(二)崔委員的報告非常詳實，本席極表欽佩。就報告中看來，目前蒙藏委員會對蒙胞藏胞的聯繫，可分國內、海外、大陸三方面，海外方面且包括了歐、美、印等地區，不可謂沒有成效。不過本席以為，蒙藏委員會的工作似可在現有的局面下加以擴充、開展。譬如海外聯繫在地區上可以再擴大，而部份特殊地區如印度之聯繫也可以再加強，例如派遣駐外人員加強聯繫。國內方面除了教育、生活的輔導之外，也還可做些別的，另外敵後工作也應加強敵後策反工作。

(三)蒙藏委員會的經費也許不夠，不夠就要主動爭取，本院同仁在預算上當會予以支持。

德古來委員表示：本席今天想對蒙藏委員會的業務作幾點建議：崔委員長在報告中說本會從來就把照顧在蒙藏同胞列於各項業務的第一位。這點恐怕與預算分配的情形不合，就本席所知，海外業務的預算實遠較國內為高。又對國內蒙胞、藏胞的獎學金、生活補助費多年來未有調整，恐怕也不合物價變動後的事實需要。當然，本席的意思並不是說國內不足，海外就夠了。海外的經費也是不夠的。總之，不論國內、海外，多年未調整的各項補助，應該根據物價指數，加以調整，以期符合實際的需要。

崔委員長綜合答覆稱：非常感謝各位委員的鼓勵及意見，除了接受各位委員的寶貴意見並加強努力以外，本人再對過去本會的工作作一個補充的說明：

(一)蒙藏委員會所談的宗教問題與內政部主管的宗教問題不太一樣，本會主管的宗教問題只是蒙胞、藏胞的宗教問題。本會目前除了與海外蒙藏宗教領袖加強聯繫外，在國內方面，也注意蒙藏同胞宗教活動的輔導與贊助。

(二)韓委員提到「僧皇」的封號問題，就本人所知，過去藏胞的宗教界中，

並無「僧皇」的名稱，只有「大寶法王」。密宗方面，雖然分成紅、黃、花、白四派，但其基本教義仍無太大差別，今後除了與各派領袖加強聯繫外，並擬推動教義統一闡釋的工作。

(三)劉委員提到蒙藏問題的重要，這是對本會工作的鼓勵。本會的工作，在性質上可有積極、消極之分，對國內蒙藏同胞的工作，其意義即為積極的。除了對老弱殘疾的救濟外，最重要的是輔導蒙藏子弟把握發展機會，培養其主動爭取蒙藏同胞利益及支持政府的能力。目前我們對在台蒙藏子弟的教育特別注重，除輔導出國深造外，並鼓勵他們往政治上發展。

(四)海外的工作較為困難，情形也很複雜。其中不乏許多外人不了解或誤解之處。譬如許多人以爲達賴喇嘛的政治態度即爲全體藏胞的態度，就是不正確的。不過不論情形多複雜，加強聯繫的工作却值得再努力。

(五)敵後工作目前只有廣播與傳單，派駐人員尚未能做到。今後當與有關單位協調，加強敵後工作。

(六)以預算數字來衡量工作重點恐怕未必盡合實際。由於國內與海外的人數，需要不同，不能以海外經費多，就說海外工作才是重點。

(七)補助費的問題有二：(1)不需要補助的人加以補助，相對減少了真正需要補助的人的機會。(2)補助太多，往往養成被補助人的惰性。目前補助費的數額係由內政部決定，除了一般的補助費外，特別情形還有特殊的補助。

(八)學生獎學金今年已調整了，不過幅度不大。主要原因即在於現在的獎學

會務報導

一、中國邊政協會第二十四屆常務理監事第二次聯席會議紀錄：

中國邊政協會第二十四屆常務理監事第二次聯席會議，於六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二)下午三時，假立法院第一會議室舉行，出席人員有徐伯達、林恩顯、李啓元、童世奎、阿不都拉、周昆田、宋念慈等，由徐理事長伯達主席，李常務理事兼總幹事啓元報告本會六十六年二至五月份經費收支情形及中國邊政雜誌社六十六年二至五月份經費收支情形後，即進行下列各事項：

(一)徐理事長伯達代表本會於本(四)月陪祭中樞大祭成吉思汗大典。

(二)中國邊政雜誌社長兼主編宋念慈因病請辭本兼各職案。

決議：一、准辭主編，仍任社長。購贈辭海一部；以示酬勞。
二、在主編未推定前，仍請繼續編輯，并請劉理事學鈞協助編輯事宜。

(三)徐理事長伯達提請推定本會各委員會主任委員案。

金是分配制，人人都有，而非集中運用。因此，本席在報告中主張今後不論救濟、補助、獎學金，其經費都應採集中運用的方式。

黃雲煥委員表示：(一)目前中共爭取達賴喇嘛回歸失敗，我們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加以爭取。達賴在印度組流亡政府，由於印度與我國無邦交，聯繫困難，但是可透過其他方面，譬如美國，來加以聯繫。從蒙藏委員會在這方面沒有預算看來，似乎是不想做，本席的看法是工作雖然困難，却未必不能做，希望蒙藏委員會在這方面能加以注意。

(二)在台受教育的蒙藏子弟，雖然有許多已受了很高的教育，但是在台所受的教育中，似不包括本族的語言，以致許多蒙、藏子弟不會講本族話，這樣，學問即使再高，將來回到蒙藏地區又如何與本族人士打成一片？本族語言的教育問題，也是蒙藏委員會應該加以注意的。

崔委員長答覆稱：(一)政府對達賴喇嘛的聯繫，可以說自遷台以來，從無間斷，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有各種不同的措施，然以歷史因素、居留國政策，及共匪統戰等因素的影響，還始終沒有好大的成功。聯繫達賴喇嘛以及其他教派領袖的工作當然要繼續努力，不過要衡量各種因素，解決各項困難，才能成功。

(二)蒙藏青年學習本族語言的問題：目前蒙藏委員會有蒙語、藏語的進修班，輔導蒙藏青年學習本族語言。不過由於社會及學校環境的關係，學習上相當困難，今後當如何改進、加強，還希望各位委員給我們意見。

決議：經推選如左：

一、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 宋念慈。

二、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 林恩顯。

三、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于榮寶。

(四)本會六十五年年會時周開福、童世奎、孟祥路、李郁塘、陳世明、張宣澤、宋念慈等臨時動議，為建議政府號召大陸邊疆同胞起抗暴與國軍裏應外合，加速偽政權崩潰一案，經大會決議交下屆理監事會議研究辦理。特提請研討案。

決議：一、政府光復大陸的戰略指導原則，是「三分軍事，七分政府；三分敵前，七分敵後」。一方面加強「三分軍事」與「三分敵前」的行動準備，另一方面正以最大的努力，積極推展「七分政治」與「七分敵後」的工作，加緊結合大陸上的反共同胞，展開敵後的反共鬥爭，就是要從敵人的內部來瓦解敵人，從大陸上的奮鬥來光復大陸。

二現在大眾傳播工具，常有報導，匪共暴力統治，正走向土崩瓦解的道路，大陸各地及邊疆的反共浪潮，日益奔騰澎湃，可見政府正在有計畫的號召大陸各地的同胞，奮起抗暴，已有顯著效果。

三號召大陸邊疆同胞紛起抗暴，亦係本會及中國邊政季刊之主要任務。本案既無較新之具體意見，似無再建議之必要。

(四)李常務理事兼總幹事元提議推請劉學鈞李憲章二位先生為本會副總幹事案。決議：通過。

(五)有關方面於本(五)月中旬舉辦社會幹部聯誼活動，本會因故未派員參加。散會。

二、本會會員仍應繼續推動一人一信運動以爭取美國人民的更大支持

美國范錫國務卿於本(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應邀出席亞洲學會二十週年紀念晚餐會上，發表美國對東亞政策的重要演說，充分顯示其媚匪姿態，一味討好共匪，揆其用心，也許是為八月下旬訪問大陸匪區之行，預為鋪路，但其不良後果，不但親痛仇快，而且在對華政策上，嚴重違反了美國二百年來的立國精神，損害了中美傳統友誼，更與卡特總統所揭示的人權外交與道德原則，大相逕背。因此我國政府、民意代表及各界人士，紛紛致函給卡特總統、范錫國務卿及國會議員，提出嚴重異議與譴責。本會亦及時通知全體會員，響應一人一信運動，參照左列各項資料，分別致函卡特總統或國會議員，呼籲其重視中美共同利益，維護中美協防條約及現有外交關係，或囑咐美親友發動鄰居、同學及親友寫信給卡特、范錫及國會議員，促其懸崖勒馬冷靜考慮媚敵賣友引火自焚之嚴重後果：

(一)歷史事實證明：凡屬基本觀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迥然不同的兩方，絕不會有真正的合作，也絕無共存之可能。美國與共匪進行所謂關係正常化，那無異揚湯止沸，飲鴆止渴，對於世界和平及人類福祉，必然有損無益。

(二)中國確是一個維護世界和平不容輕視的力量，但其為禍為福，與其政治制度有關。如果是一個民生自由的中國，人類便有了福，如果是一個共產極權的中國，世界便有了禍。要想中國成為維持世界和平的關鍵力量，唯有支持自由中國及大陸被奴役的八億同胞，推翻共產暴政，重建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

(三)華國鋒偽政權是一個抹煞人性，摧殘人權的暴力集團，中國大陸在華國鋒偽政權控制之下，是一個只有奴役、沒有自由的黑暗地獄。從本年七月七日范園焱義士的駕機來歸，就可證明誰在維護人權？誰在摧殘人權？更可說明華義士來歸，是代表了大陸八億同胞，包括共幹共軍的正義心聲，都想爭脫奴役，奔向自由。

(四)美國為了聯共制蘇與共匪進行所謂關係正常化，是共匪引誘美國走向戰爭與失敗的一條道路。因為聯匪制蘇，可能逼迫蘇俄在中國大陸邊疆、西歐、東北亞及東南亞，直接或間接的發動戰爭，粉碎美國的企圖，破壞世界的和平。

同時，聯匪制蘇也可能促使共匪與蘇聯復合，合力先將美國埋葬，然後再互爭世界共產集團領導權。

(五)美國必須認清：惟有永固美國與中華民國的盟誼，恢復八億中國人民的自由，才能促進亞太地區與全世界和平，也符合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否則，媚敵賣友，不但自毀其道德原則，人權外交及立國精神，更使亞洲盟邦和世界自由國家對美國失去信賴。

在范錫國務卿訪匪以前，美國人民、輿論、民意調查以及很多州市議會與國會參眾議員等，都反對美國背棄我國及對我國條約之承諾，而與共匪建立外交關係。卡特總統不得不於范錫赴匪區之前，規定其任務為試探性會談，范錫訪匪返美後，卡特總統更公開表示要慎重考慮美國的最佳利益與民意以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安全問題，不會孟浪從事。目前情況雖然稍趨穩定，但美國多數人民還沒有認清美匪關係正常化政策的錯誤和危險，也並不反對美匪建交。同時美國國會，即將舉行一連串的聽證會，討論美匪關係正常化問題，所以我們仍須保持高度警覺，把握此一關鍵時刻，繼續推動一人一信運動，以爭取美國民意之更大的支持。

三、本會常務監事胡格金台分函卡特總統及范錫國務卿，歷陳過去美國總統及國務卿，每次訪匪給人的印象，都是給美國人去臉。美國為了聯匪制蘇的幻想，一味低聲下氣屈從共匪，有失超級強國的風氣。而且說明美國的共和黨以象為黨之記號，但這個象等於被共匪牽着鼻子跑。象是美國民主黨的記號，但這個象也做共匪牽着鼻子跟隨象的後塵。美國人民對這兩個大黨該有何感想？最後說明美匪的關係正常化，台灣的中華民國固然有害，但美國的害處更大，因此卡特總統應該以慎重的態度來處理，以觀共匪情勢的變化，較為妥當。既可減少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又可維護世界的永久和平。

美國國務院收到胡先生的信件後，其中國科長李文(Burton Levin)即奉命代表答復胡格金台先生，他說胡先生的信已收到，謝謝胡先生對於中美外交的指教。

三、中國邊政協會第二十四屆常務理事第三次聯席會議紀錄：

中國邊政協會第二十四屆常務理事第三次聯席會議，於六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下午三時，假立法院第三會議室舉行，出席人員有徐伯達、童世奎、宋念慈、胡格金台、李啓元、周昆田、劉學鈞等，由徐理事長伯達主持，李兼總幹事啓元報告本會及雜誌社六十六年度六至九月份經費收支情形及其他已辦事項後，即決定下列事項：

(一)本會會員仍應繼續推動一人一信運動以爭取美國人民的更大支持。

(二)中國邊政雜誌社主編一職推請徐東濟先生繼任并請劉副總幹事學鈞協助編輯。

(三)本會應否推選若干名譽理事為常務理事一案應擬訂具體辦法於下次會議提出研討。

編後記

本年自七月以來，發生了幾件大事，都直接間接與我們反共復國有莫大關係。一個是范園焱義士於我們神聖的抗戰四十週年紀念日，駕共匪空軍米格十九型戰鬥機，自福建晉江機場，衝破鐵幕，飛來台灣投奔自由。范義士投奔自由的壯舉，有幾點重大意義，不可不紀。一、范義士的來歸，表示共匪的軍心業已動搖渙散，隸屬四人幫的匪徒，固屬人人自危，與幫派無關的人們，也在他們互相批鬥的過程中，身受其害，看不順眼，厭棄他們的組織；二、范義士的來歸，證實大陸同胞在饑寒淒慘的生活中，日夜祈求盼望者，唯有國軍重返大陸，給他們以解救，換言之，唯有政府光復大陸，他們纔能重獲自由幸福的生活；三、說明共產主義思想行為，及其一切策略和工作方法，均屬謬誤，不能給人民帶來絲毫幸福，祇有災難；四、大陸同胞、軍隊，甚至他們黨員，對共匪那一套都不相信，認為華匪毛匪是一丘之貉，都不是什麼好玩藝；五、證明我們的心戰業經生效，大陸同胞業經等於豬圈裏的手和口來投票，一致反對共匪的統治。由人心的歸向看，一旦反攻，甚至有些地方會兵不血刃而光復；六、讓全世界的人，尤其是美國的政府當局，如卡特總統和范錫國務卿之流的人聽聽，大陸上的真象究竟如何，美國政府一定要向共匪屈膝謀和的算盤，打得究竟對不對。你們出賣朋友，自毀長城，在戰略上，將是鑄成大錯。

有此衆多理由，我們由衷地歡迎范義士的來歸，至於其他癡心妄想大陸匪區是人間理想天堂之人，看到范義士的消息，應該等於飲了一劑清涼散，其作用實非比尋常。

其次，我們的雙十國慶快到了，在這六十六年之間，我們的國家無日小與內外的敵人，作殊死的鬥爭。這些年來偽善的蘇俄，又重新暴露出帝俄的本來面目，日本的萬惡軍閥、帝國主義被打倒了，這都是值得我們慶幸之事。飄忽不定、亦敵亦友的美國態度，讓我們隨時隨地之推移，也看得最為清楚。我們在國際事務上，不一定要倚靠它，因為它是靠不住的。但是我們要提醒它，拿事實給它看看，講道理給它聽，我們不相信美國政府竟頑冥不靈，一至於自掘墳墓，讓共匪下手來埋葬它的道理。卡特的露齒微笑，對於我們的民意雖然未必意味看不屑一顧，但是他要知道，中華民國全體人民當此重大關頭，絕不會屈服於任何陰謀暴力，我們在這裏唯有積極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用以光大民主自由政體，擊破一切橫逆。

本期轉載「問題與研究」第十、十一兩期，吳洛吉先生大作「從內家設盟建旗談到毛共對盟旗的破壞」一文，特此誌謝。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九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五十九期

發行人：周 昆 田

社長：宋 念 慈

兼主編：宋 念 慈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台北縣新店十二張路107巷49號
電話：九一一五二六五

印刷者：孚佑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襄陽路三十七號五樓
電話：三八一六〇六五